易圖明辨

十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圖明辨

胡渭輯著

本館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初編
叢書尚有粵雅堂叢書本守山時
代稍前故取之并附粵雅本阮元
序伍崇曜跋於後

易圖明辨序

予初讀易。惟知朱子本義而已。年垂三十。始集漢魏以後諸家傳註。與里中同志者講習。乃頗涉其津涯。因歎朱子篤信邵子之過。而本義卷首之九圖爲可已也。友人德清胡朏明先生、精於明學。庚辰仲夏示予以易圖明辨十卷。則本義之九圖。咸爲駁正。而謂朱子不當冠於篇首。予讀之。大喜躍然曰。至哉言乎。何其先得我心乎。予嘗謂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羲文八卦六十四卦方圓諸圖。乃邵子一家之學。以此爲邵子之易。則可。直以此爲羲文之易。則大不可。乃朱子恪遵之。反若羲文作易。本此諸圖。不亦異乎。夫河圖見於顧命繫辭、論語。古固有之。而後世亡之矣。今之自一至十之圖。本出陳希夷。古人未嘗語及。非眞河圖也。戴九履一之圖。今之所謂洛書者。見於漢書張衡傳。及緯書乾鑿度。乃太乙下行九宮圖。非洛書也。後世術家。配以一白二黑之數。至今遵用不變。豈果眞洛書乎。卦止有出震齊巽之位。乃孔子之所繫。而文王周公之遺法也。安得有先天之位。此誰言之。而誰傳之。天地定位一節。不過言八卦之相錯耳。何曾有東西南北之說。而欲以是爲先天卦位乎。此不特先天二字可去。卽後天二字。亦必不可存。蓋卦位止一而無二。不得妄爲穿鑿也。八卦之序。自當以父母六子爲次。孔子繫辭屢言之。乃舍此不遵。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此何理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出於繫辭。而實非生卦之謂也。乾坤生六子。其理顯然。而坤可置於最末乎。三男三女。可錯亂而無序乎。易但有三畫之卦。重之則爲六

畫。未嘗有二畫、四畫、五畫之卦也。但有八卦。六十四卦。未聞八卦重爲十六。十六重爲三十二。三十二始重爲六十四也。必曰一每生二。以次而加。試問易中曾有是說乎。至於卦變。惟程蘇二家爲可信。古人十辟之說。予猶不敢從。若朱子之本義。益爲支離。況與啓蒙之言不合。一人而持兩說。令學者何所適從。此予必不敢附會者也。凡此諸說。間與友人言之。或然或不然。讀先生此書。一一爲之剖析。洵大暢予懷。而其採集之博。論難之正。卽令予再讀書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學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於人間。易首之九圖。卽從此永廢可也。四明同學弟萬斯同纂。

易圖明辨題辭

古者有書必有圖。圖以佐書之所不能盡也。凡天文地理。鳥獸草木。宮室車旗。服飾器用。世系位著之類。非圖則無以示隱賾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矣。白黑之點。九十之數。方圓之體。復姤之變。何爲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後人或指爲河圖。或指爲洛書。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而劉牧所宗之龍圖。蔡元定所宗之關子明易是也。此皆僞書。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爲易圖以附益經之所無者。皆可廢也。就邵子四圖論之。則橫圖義不可通。而圓圖別有至理。何則。以其爲丹道之所寓也。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故吾謂先天之圖。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伊川不列於經首。固所以尊聖人。亦所以全陳、邵也。觀吾書者。如以爲西山之戎首。紫陽之罪人。則五百年來有先我而當之者矣。吾其可未減也夫。康熙丙戌上巳七十四叟東樵胡渭書於顒溪客舍。

易圖明辨目錄

卷第一　河圖洛書
卷第二　五行——九宮
卷第三　周易參同契——先天太極
卷第四　龍圖——易數鉤隱圖
卷第五　啓蒙圖書
卷第六　先天古易上
卷第七　先天古易下
卷第八　後天之學
卷第九　卦變
卷第十　象數流弊

易圖明辨卷第一

德清　胡渭輯著

河圖洛書

繫氏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子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草廬吳氏澄曰。氣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天有雷風日月。雷風、氣也。日月、象也。言象可以兼氣。地有水火山澤。水火、質也。山澤、形也。言形可以兼質。鳥獸之文、謂動物。地之宜、謂植物。身、就人而言。物、該服食器用而言。神明、天地之氣象形質。妙而可測。顯而可見者也。德、若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及鼓之、散之、潤之、晅之之屬。萬物、凡動、植、人、器、皆是。情、猶言其意義也。

渭按。易之爲書。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畫。上畫爲天。下畫爲地。中畫爲人。三才之道也。羲皇仰觀而得天道。俯觀而得地道。中觀於兩間之萬物而得人道。三才之道。默成於心。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觀下文所舉離、益、噬嗑等。皆因重之卦可知也。夫子言羲皇作易之由。莫備於此。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中之一事。後世專以

圖書爲作易之由。非也。河圖之象不傳。故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列圖書於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義始。易學啓蒙。屬蔡季通起藁。（見宋史儒林傳）則又首本圖書。次原卦畫。遂覺易之作全由圖書。而舍圖書無以見易矣。學者溺於所聞。不務觀象玩辭。而唯汲汲於圖書。豈非易道之一厄乎。

右論伏羲作易之本不專在圖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朱子曰。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云。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伊川先生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白雲郭氏曰。變化。見於萬物者也。鬼神。運於四時者也。）

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

平庵項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衞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傳。亦用此說。與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合爲一節。置在大衍之首。今從之。

渭按。卦者、易之體。所以立。蓍者、易之用。所以行。韓康伯云。卦、象也。蓍、數也。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四語劃然分曉。蓋象中雖有數。而中以象爲主。數中亦有象。而終以數爲主。故夫子言數皆主蓍。曰、極數知來之謂占。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

天兩地而倚數。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凡此類無一不以蓍言。而此章尤爲明白舉天地之數。正爲大衍之數張本。其曰五位者。卽五奇五偶。非指天數之中五。一、三、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謂五位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奇一偶。兩兩爲配。是謂各有合。於五行五方曷與焉。於天地生成曷與焉。於河圖洛書又曷與焉。

又按。章中言數者三。一曰天地之數。二曰大衍之數。三曰萬物之數。蓋天地之數。爲大衍之法所自出。而萬物之數。乃二篇之策適相當耳。於書卦全無交涉。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爲伏羲所則河圖之象。夫子何難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圖也。而顧廋辭隱語。使天下後世之人百端推測邪。至其後章。雖言河圖。而與洛書並舉。且與神物、變化、垂象、比類而陳。文勢語脈。遙遙隔絕。又安見此河圖者卽前五十有五之數邪。

或問。五位以蓍法言之。其相得有合之實。亦有可見者乎。曰有。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非奇與奇相得。偶與偶相得乎。二變三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非一奇一偶。兩兩爲配。而各有合乎。若夫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合。而爲天地生成之數。水火木金之象。此後世五行家言。豈易之所有哉。

右論天地之數不得爲河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兼山郭氏曰。凡數。有母。有法。有實。著之母。四十九是也。著之法。四是也。著之實。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是也。數有是母。必有法以用之。然後得是實。三者闕一。則著道絕矣。此聖人幽贊神明之道也。白雲郭氏曰。是三者之數。莫知所立之始先。謂四十九爲先乎。則非法之四。爲先乎。則非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亦不用法之四矣。故三者之數。有一无。則著之道不立。一先一後。則著之用不成。惟同有同立。莫知先後。故其數一本於自然。如環之无端。雖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朱子曰。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著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又曰。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韓氏曰。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白雲郭氏曰。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乎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朱子曰。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謂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引伸觸類。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古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按。大衍之解。康節云。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漢上云。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矣。此說近是。五十非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蓋古之立數者。凡畸零不用。故於

五十五數去其五。亦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去其畸零。以爲三百有六十也。且蓍草之生。一本百莖。中分之。得五十。彼此參會。皆由自然。及其用也。則又止四十有九。王弼云。一不用。以象太極。妄也。諸家穿鑿附會。尤無理。唯鄭康成云。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是爲正義。而李泰伯、郭子和宗之。子和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是。則不必四十九。數以四十五。四十一。皆初揲非五則九。再揲三揲非四則八矣。豈獨四十五。四十一爲然哉。自三十以上論之。則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得五九四八多少之象。與四十九數爲母者无以異。獨不可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數。故蓍數四十九爲不可易之道。可易者非聖人之法也。此正所謂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者。又何必以河圖太極之五一爲蓍法之所自出乎。

蕭山毛太史奇齡河洛原舛編曰。間嘗學易淮西。見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起而曰。此非河圖乎。則又思曰。焉有康成所註圖。而漢代迄今不一引之爲據者。則又思大衍所註見於李氏易解者。干寶、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並無河圖之言。則又思康成所註大傳。其於河出圖句。既有成註。何以翻引入春秋緯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而不實指之爲大衍之數。于是恍然曰。圖哉圖哉。吾今而知圖之所來矣。摶之所爲圖。卽大衍之所爲註也。然而大衍之註之斷非河圖者。則以河圖之註之別有在也。大衍之註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陽無耦。陰無妃。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一。六。在北。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二。七。在南。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三。八。在東。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四。九。在西。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五。十。在中。而大衍

之數成焉。則此所爲註。非卽摶之所爲圖乎。康成但有註而無圖。而摶竊之以爲圖。康成之註卽可圖。亦非河圖。而摶竊之以爲河圖。其根其氐。其曲其裏。明白顯著。可謂極快。然而趙宋、元、明。千年長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說有二。一則世之言河圖者。亦皆知大衍之數。然第以爲河圖之陽二十五點。河圖之陰三十點。與大衍之數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數相合已耳。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爲水爲火。能方能圓。有單有複。按之可爲形。指之可爲象。則河圖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數。其爲形爲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長夜一一。則魏晉以後。俗尙王學。謂王弼。而鄭學稍廢。其所遺註。第散見於易、詩、書、三禮、春秋疏義。及釋文、漢書、文選、諸所引註。而迄無成書。故唐惟李鼎祚略採其註於易解中。而其在他書。則惟王氏應麟復爲彙輯。而補於其後。此在劉、邵言易時。皆未之見。今摶得其說。而不言所自。或亦轉得之他人。而幷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則冥冥矣。其長夜一一乃幸而得白。顯有從來。但當名之爲大衍圖。非然。則名天地生成圖。非然。則名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爲河圖。浸假河圖卽此圖。則此圖固康成所註者也。其於大傳河出圖下。何難直註之曰。所謂河圖。卽揲筮所稱大衍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六天、地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龍圖發。其書九篇。則豈非衍數、河圖、截然兩分。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畫乎。

原舛云。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畫。二句眞千古格言。顧其說猶有不盡然者。余不可以無辨。謹案。大衍者。揲蓍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數。出於天地之數。而非卽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凡天

下之言數者。未有外於此者也。大衍之數。則唯易有之。範不得而有之也。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左氏陳災傳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爲生成妃牡之數。意主洪範。初不爲易而設。卽其末舉坎離二卦。亦以證水爲火牡。火爲水妃云耳。終於大衍無涉也。唯律歷志。言備數則引易大衍之數五十。言鐘律則引參天兩地而倚數。言歷法則引大衍之數。四營之象。而以天地之數終焉。大抵五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歷主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攷厥源流。區以別矣。故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藉令繪以爲圖。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曰大衍圖。何也。蓍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耦也。今試就筮法而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格中之所陳。版上之所畫。孰爲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邪。孰居北而爲水。居南而爲火邪。方者圓者。單者複者。皆安在邪。而原舛云。大衍之數。其形其象。原自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竊之爲河圖。則固有其形其象矣。生成南北。方圓單複。一一不爽。如宋人之所說矣。幸彼不見鄭注。苟見之。則援以相證。更增一重金湯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數。終不得爲河圖者。則以大傳無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蓍。不可以畫卦也。毛公唯知數不得爲圖。而不知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爲一。唯知衍不得爲畫。而不知鄭注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也。長夜始旦。明尙未融。此余之所以不能無辨也。總之。康成以九篇爲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耦之數以注

易。遂爲僞關易之嚆矢。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搏乎何尤。毛公惡宋太過。故其立言往往刻於宋而寬於漢。夫豈平心之論與。

右論五行生成之數非河圖幷非大衍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劉氏禹錫辨易九六論曰。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

東坡蘇氏易論曰。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陽陰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上聲爲主。故乾之男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

漢上朱氏曰。乾老陽也。震、坎、艮、少陽也。坤、老陰也。巽、離、兌、少陰也。故四象生八卦。

平庵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者。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變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

虛齋蔡氏淸曰。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以八卦定吉凶。

仲氏易萧山毛錫齡字天與。善言易。早卒。其季奇齡述之。爲仲氏易。曰。此爲揲蓍三致意也。夫祇一揲蓍。而本乾坤。而前民用。至於如是。是故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說文。極中也。屋極謂之中。言不分於一隅也。崔憬云。捨一蓍爲太極。是也。而於是分之爲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李氏易解。祇四十九數。

而未分爲太極。分之爲陰陽。是也。而於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四象也。虞翻謂四象卽四時。是也。而於是一扐再扐。再變三變。而八卦成焉。則是四象生八卦也。荀爽云。四時通變。爲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所生止八卦已哉。吉凶定。則大業卽於是生。而況其他乎。所謂生生之謂易。如是矣。其不及揲一、象三、歸奇、象閏者。略言之也。猶後文祇言象四時也。舊以太極、兩儀、汎指天地。則於易有太極。易有四象。兩易有不合。一謂是伏羲畫卦時。則畫卦是作卦。不是生卦。繫辭凡言生。如生變化。生吉凶。生情僞。生利害。皆是筮卦。非畫卦也。二伏羲畫卦。是由乾而坤。而六子。而因重以至六十四。夫子本辭自言之。並無由一而二而四之法。三太極祇中而不分之義。而爲圖爲說。聚訟不決。此必不可爲訓者。四四象從來無解。五且後文明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與下所以告。所以斷同。若指畫卦言。則陰陽老少但畫時取資之象。謂可以示世、告世、斷吉凶乎。

蠡吾李剛主塨與毛太史奇齡訊易書曰。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覆思之。不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若以兩儀爲陰陽。則乾坤陰陽也。亦陰陽生陰陽矣。一不解也。四象爲木火金水等說。先生闢之詳矣。況乾坤之上。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尙有理。若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不容有許多物件也。二不解也。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位乎其中。則易者。從乾坤六子而名之者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先生直以太極爲乾。兩儀爲乾坤各三。而成八卦。塨亦未了然。今忽從先生解夫易何爲句。謂闡大衍五十之數。生一妄解。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崔唐

（揲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先儒以四象爲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然亦揲之以四中事也。）八卦、統六十四卦而言。四揲十有八變而成之者也。言易大衍之數。遞生以成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闡明揲蓍之故也。不言掛一歸奇者。卽在兩四之內也。觀前文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文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似仍闡大衍之數者。惟先生教之。（仲氏易舊主卦。後改主蓍。李未見。將有此訊。毛驚其闡合。答書大稱賞。）

四象。余舊主東坡漢上之說。乾坤爲老陽老陰。三男三女爲少陽少陰。蓋以四象卽八卦。八卦卽六十四卦也。歲庚辰。客京師。因金素公得交於李君。晨夕過從。間以此說就正。李君曰。八卦原該六十四卦。但經明曰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卽八卦。是八卦生八卦矣。似難通也。因出訊易書。幷仲氏易以示余。余參酌其說而爲之解。謹按。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蓍求卦之事。此節上文曰。蓍之德圓而神。而繼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卦爻卽揲蓍之所得。非易書已然之書也。故又曰。神以知來。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指蓍言也。故唐一行以三變皆剛爲太陽。三變皆柔爲太陰。而朱子釋此節。亦兼主揲蓍。訊易之解良是。但以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則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爲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爲左右。卽不舍一爲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爲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卽不分而爲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爲兩之所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而下

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粲然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般運。其所謂天地三才四時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綜之餘。通變而成文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爻。又安見爲兩儀四象哉。展轉尋繹。終未豁然。竊意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卽是太極。迨夫四營而成易。合掛扐之策。置之於格。或五。或四。則爲奇。或九。或八。則爲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於三變而成爻。畫之於版。三奇爲□。曰老陽。三偶爲×。曰老陰。一奇二偶爲一。曰少陽。一偶二奇爲一。曰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於九變而爲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是謂四象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生大業。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脈絡分明。辭旨融徹。其爲揲蓍之序也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苦無定說。今既主一行之剛、柔、太、少。而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同。單稱象者。卽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則蓍策過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爲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爲揲蓍之序。益洞然而無疑矣。解成。以復於李君。李君答書曰。拙解雖成。然淸夜思之。尙未自信。以舍一分二揲四是相連之事。非相生之物也。今得妙解豁然。眞是相生之序矣。眞是生生之易矣。何快如

之。

此節於圖書之義。似乎差緩。然鉤隱啓蒙。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悉附會於圖書。傳習已久。世莫敢違。故詳著其說。以明此節與圖書無涉。且與書卦亦無涉。而先天八卦次序之謬。因以見云。

右論太極兩儀四象非圖書之所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秀巖李氏曰。龜筴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生每百莖。漢儒之說如此。今雖爲郡田野間生此蓍草。一本百莖。絕無餘支。愚親觀之。但長可二尺餘。不盡如先儒之說。問諸人云。其生亦如常草。一本百莖。此爲異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漢上朱氏曰。天地變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日月五星。天象也。天不言。示之以象。吉凶見矣。故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程氏遺書入關錄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書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紫巖張氏浚曰。天生神物。謂蓍龜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是也。聖人則之。以明易之象數。天地變化。謂陰陽之消息盈虛。往來進退者是也。聖人效之而爲六十四卦。天垂象。謂天之經緯錯雜。縱橫昭著者是也。聖人象之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夫易之象數卦爻。聖人皆得於心。而必參之天地者。蓋聖人與天地之心相似。其愛人之心。未嘗不同也。然天欲雨。山川必先雲氣。況易之興也。豈无先至之祥乎。是以聖人必終之以河出圖。洛出書。而又則之者。其則皇天以興其易者乎。又況河圖不出。吾已矣夫。孔

子嘗有是歎。九洛之事。治成德備。莊周嘗有是言。聖人則之。度其時以卜其道之將以興也。而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矣。甚至以神物、變化、垂象、圖書、爲四象。此尤不經。學者不可以不辨。

按。此言聖人作易。準天地萬物之理。而未嘗自用其私智。蓍草一本百莖。中分爲五十。而大衍之數以定。四營之法以立。是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之變化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聖人效之之事也。日月五星。天之垂象也。順序而行。則示人以吉。薄蝕陵鬬。則告人以凶。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使占者知所趨避。所以象之也。河洛者。地之中也。聖人興。必出圖書。伏羲則之以畫卦。文王周公則之以繫彖爻。而開物成務之道備矣。上三者無時不有。圖書則曠世而一出。故末言之。觀下文繫辭與四象並舉。則此實該三聖之事。不必專主伏羲。亦不必謂洛書禹時所出。於易無與也。

易有筮無卜。而卜筮蓍龜並言。伏羲所則者。河圖也。而幷及洛書。學者疑之。蔡季通云。易豈有龜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愚竊謂上文雖蓍龜並言。而此但云神物。卽專指蓍。亦無不可。圖書原不止羲禹時出。漢五行志劉向曰。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李尋傳。對災異曰。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溝洫志。谷永上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由是觀之。歷

代有道之君。皆受圖書。非獨羲禹時出也。河圖、象也。故則之以畫卦。洛書、文字也。故則之以繫辭。河圖非必八卦。洛書不盡九疇也。墨子曰。周文王時。河出錄圖。故易緯乾鑿度。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錄應河圖之說。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鳳凰見。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華。榮光幕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元龜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其言自周公至於秦漢盛衰之符。此皆本諸緯候。殊不足信。然漢書言之鑿鑿。夫子亦有歎徯之思。是圖書必非不再出之物。安知文王周公不有所則以繫彖爻乎。紫巖以圖書爲易與先至之祥。正與夫子鳳鳥河圖並舉之意相合。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然則二聖繫辭。亦當有先至之祥。易興於中古。豈徒以羑里東山憂患之故哉。

易將興而圖書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圖書出而易遂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若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聖人一天而已。時至事起。何容心焉。

鄭氏元易注曰。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殆經籍志。緯書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

邢昺論語疏云。鄭元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字。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今案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卽所謂錄紀興亡之數。蓋圖讖之術。自戰國時已有之。漢武表章聖籍。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不得進。及其衰也。哀平之際。緯候繁興。顯附於六藝。而無所忌憚。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迕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其事祕密。故稱內。康成號一代儒宗。不能違衆而獨立。乃據此以注易。信如所言。則伏羲畫卦之本。變爲錄紀興亡之數。而河圖亦是文字。洛書且非九疇矣。妖妄不經。莫甚於此。故參同契之流。得乘隙而起。以九宮之數。縱橫十五者。冒河圖之名而稍近於理。世莫能辨。向使東漢諸儒。不爲緯候所惑。紹先正之傳。而更爲之發明。彼方技家言。安得竄入於吾易。而亂聖眞。欺來學也哉。噫。是康成之過也。

河洛九六之說。至今猶有爲彼所惑而遷就其間者。黃氏象數論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者。仰觀於天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俯察於地也。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戶口阨塞。如夏之禹貢。周之職方是也。謂之河洛者。河洛爲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圖書。皆以河洛繫其名也。愚竊謂伏羲之世。風俗淳厚。豈有山川險易之圖。結繩而治。豈有戶口阨塞之書。且舉河洛以該四方。未免曲說。改出爲上。尤覺難通矣。

毛氏原舛編曰。大抵圖爲規畫。書爲簡冊。無非典籍之類。鄭康成註大傳。引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爲簡冊之物。此漢代近古。似乎可案者。夫緯書、六經之稂莠也。康成引以釋經。侮聖已甚。後儒不能鋤而去之。而反爲之灌溉滋長焉。其何以息邪而閑道乎。

揚雄甗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見李善文選注。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按此謂圖書並出伏羲之世。揚雄與劉歆同時。而其說之互異如此。蓋伏羲受河圖。經無明文。卽無以驗洛書之果不出也。故諸儒各據所見以爲言。然夫子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上古。謂包羲神農。後世聖人。則黃帝也。許愼說文序曰。神農氏結繩而治。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乃造書契。又河圖玉版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效象。洛龜曜書。垂萌畫字。則書契興於黃帝之世。倉頡感洛書而作明矣。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顯背大傳。不可從。伏羲時未有書名。洛之所出。安得稱書。子雲亦未深考耳。

漢書五行志。劉歆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張衡東京賦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

按禹受洛書。不可謂無其事。然不自禹始也。據河圖玉版。挺輔佐。黃帝堯舜時。洛已出龜書矣。亦不自禹止也。據沈約宋書符瑞志。成王周公時。洛又出龜書矣。河圖不止羲受。洛書亦不止禹受。故夫子並舉以贊易。

吳草廬云。大抵周後漢初。儒家專門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六篇亡。蓋以無文辭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是以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渭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漢初。挾書之律未除。凡無文字可記誦者。儒家或逸而不傳。亦未可知。然易又與它經不同。秦以爲卜筮之書。獨不在禁中。使果有先天古易河圖洛書。不妨公行於世。何竟無一人知之。且草廬謂儒家無傳。其意以爲獨養生家傳之耳。漢藝文志。道家之外。又有房中神仙、方技諸家。皆不以記誦爲事。能傳河圖洛書者也。彼縱私爲養生之術。豈遂不知爲包羲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黃老。而創置博士。孝武慕神仙。而表章六經。儒道二流。皆其所尙。眞千載一時也。苟出所藏。以爲人主長生久視之助。且明指爲河圖洛書。以附四聖人之易而立於學官。其道將由是大光。奚爲終祕而不出乎。宋世之所傳。其非古之河圖洛書也明矣。昔張平子言。緯侯虛妄。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彼謂龍銜一片之甲。龜負一卷之書者。固不足信。而宋以後圖書之說。亦復與畫鬼魅無異。蓋東序之河圖。天錫之洛書。世無其器。任意寫之。無所不可。故或云九圖而十書。或云十圖而九書。或刓方而使之圓。或引圓而使之方。或作陰陽相含之象。羅願以一圈爲河圖陰陽相含。言出於青城山隱者。見宋文憲集。將公順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卽此或爲白黑相間之形。郝經盡廢先儒之說。自畫一圖。爲白圈黑圈。與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見劉因河圖辨。或言蜀隱者之祕授。楊撝謙六書本義云。天地自然之圖。世傳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祕而不傳。毛氏原舛編云。蜀山隱者。青城隱者。及幾叟。醫翁之徒。總暗昧不可考。從來

無名氏・皆是寓言・不必有人者・君平・季主・皆蜀隱君子・亦皆言易・何必無名也・或稱武夷君之眞傳・謝枋得有一圖・髣髴八卦・作坎離中畫交流・謂之眞河圖・袁清容曰・謝先生遯於建安・得圖書於彭翁・彭得之武夷君・原舛編云・此卽魏伯陽諸家抽坎塡離之術・而其所載之以出者・則曰馬之旋毛如星點・龜之甲坼如字畫・或又云馬毛似連錢之文・龜甲有瑇瑁之點・至近世豐坊謂龍駒之革燼於武庫・其象傳於石經・坊僞撰石經正音・有一圈爲河圖・其說云・包羲之世・龍駒出於榮河・背上旋毛・有此圖象・歷世相傳・至晉元康五年・武庫火・駒革燼焉・其象傳於石經・宋藏之祕府・而清敏公手摹之・清敏・坊遠祖稷也・晉書五行志・元康五年・武庫火・王莽時・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一時蕩盡・坊因而附會・以駒革之燼亦在此年也・朱謀㙔謂河圖世藏祕府・宋徽宗始出示中外傳寫・謀㙔著易象通・有衍河圖・一太極・二兩儀・三四象・四八卦・俱作圓圈・等解剝希夷古太極體而爲之・其說曰・三代以來・厥圖世藏祕府・學者莫得而窺逮・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中外傳寫・迄今寖失其舊・以故學者舍河圖而造太極・昧四象而贅九行・位置顚冥・方物舛謬・而誕謾斯極矣・夫畫工之寫鬼神雖天容道貌・吾猶不敢信以爲眞・而況夔魖罔象變相迭出者乎・易道至此・亦陽九之阨・百六之會也・迂談僻論・愈出愈奇・矯誣上天・蕪穢聖經・何怪乎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姚小彭、項平甫、袁機仲、林德久、趙汝楳、王子充、歸熙甫、郝仲輿諸人之欲屏絕圖書也哉・雖然・河圖洛書・古實有其事・後之君子・不信河洛五九之篇・方圓九十之數可也・并夫子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而疑之・則過矣・

右論圖書不過爲易興先至之祥

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孔氏安國曰・大訓・虞書典謨・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何晏集解。孔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河圖。八卦。

禮記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鄭氏元曰。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

孔氏穎達曰。按中候握河紀注云。龍馬。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或云。周禮。馬八尺以上曰龍。出於河。猶漢武時天馬出渥洼水也。

東坡蘇氏曰。夫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而今學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圖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無聖人。莫識其義耳。河圖洛書。豈足怪哉。魏志管寧傳。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元川涌溢。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宅於川西。疑然盤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王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蓋隆亦以此石爲河圖之類也。

厚齋王氏應麟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曰。見於易。著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

一卷之書。亦必有師。曾所聞。行所知者。弟子之職也。然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夫入室操戈。固非師之所望於弟子。而義苟未安。則爲弟子者。虛心平氣。以待公論之自定。未爲不可。彼一聞異議。輒疾之如讐。欲執兵而陪其後者。亦非君子之道也。蘇曾不阿所好。其與世之

黨同門妬道眞。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相去遠矣。

山陽閻徵君若璩曰。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並言。書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並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卽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峰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晦。以爲與麟至同符。誰謂天人相與之際。不有冥通者邪。

魏志。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高貴鄉公折之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此妄談。不足深辨。玉海。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三國吳太常卿也。周禮疏云。宋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王洙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洙字原叔。著易傳十卷。二說互異。漢上朱氏曰。斯乃杜子春之所憑。姚信之言。非口自出。但所從傳者異耳。梁武攻之。涉於率肆。仲尼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聖人受命。必有符瑞。若圖不再出。無勞歎傒。此言良是。然歷代所受河圖。豈必皆爲卦畫之象。而則之以作易。蒙有猜焉。未敢盡從也。

按顧命東西序之所陳。類皆玩好。唯大訓河圖爲載道之器。周官天府。總謂之大寶器。祭祀陳之。示

能守喪紀陳之示能傳也。河圖非必伏羲時出。猶鳳鳥不獨舜時來儀。然孔安國注論語云。河圖八卦。而書顧命傳。則直指爲伏羲之河圖。姚信亦云。伏羲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朱子固有所本。非杜撰也。但河圖不知載在何物。歷數千年。至周而尚存。據禮運。爲馬圖。則中候云。龍馬銜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庶幾近之。而其所謂甲者。終不知爲何物。據曹魏時。張掖出石圖。有八卦之狀。高堂隆以比東序之世寶。則河圖當爲石類。俞玉吾琰云。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蓋玉之有文者。然則赤刀。金也。大訓而與赤刀並列。亦將爲金之有文者乎。又有據大訓爲簡策。以證河圖之亦爲簡册者。則緯書九篇之說不爲誕妄矣。紛紛推測。終無定論。然河圖藏諸天府。不知何時遂亡。初意秦昭襄王取周九鼎寶器時。河圖並入於秦。及項羽燒秦宮室。與府庫俱爲灰燼。此其所以不傳也。今年客京師。與四明萬君季野斯同論及此事。萬君曰。幽王被犬戎之難。周室東遷。諸大寶器必亡於此時。河圖無論後人。恐夫子亦不及見。余聞而韙之。頃檢周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賂卽珍寶貨財也。可見河圖實亡於此時。故自平桓以下。凡顧命所陳諸寶器。無一復見於傳記。而王子朝之亂。其所挾以出者。周之寶珪與典籍而已。天府之藏無有也。寶珪典瑞所掌典籍太史掌之。並非大寶器。河圖亡已久。雖老聃萇宏之徒。亦未經目覩。故夫子適周。無從訪問。贊易有其名而無其義。所謂疑者闕蓋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數。夫子未嘗指爲河圖。故自漢魏以迄隋唐。言河圖者。或以爲九宮。或以爲九篇。未有指五十五數爲河圖者。乾鑿度、參同契、雖皆以九宮爲河圖。而終不敢摹一象

名之曰河圖。以附於其書。陳摶生於五季。去古彌遠。何從得其本眞。而繪圖以授人乎。漢景帝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今言易而不言河圖。亦未爲不知道也。

右論古河圖之器

書洪範。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孔氏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序。

孔氏穎達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又曰初一已下至六極。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故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二十八字。

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敍。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顧氏名彪。大劉名焯。小劉名炫。皆隋人。

按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歆以洛書爲文字。蓋亦本伏生。伏生嘗爲秦博士。習聞古訓。洛書卽九疇。必三代以來相傳之學。非臆說也。天地之文理當簡要。劉炫謂本文惟有二十字。是爲得之。但孔疏云。天神言語。世或疑焉。以爲如此則頗似崔浩稱寇謙之所受錄圖眞經。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專涉妖妄。不可以說經。故林之奇書傳云。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言天奪之鑒。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誘其衷。而趙汝楳易雅。謂不過如天錫王勇智。天錫公純嘏之類。非眞有物負之以錫諸人也。王褘祖述其意。極論禹無受洛書之事。而據繫辭傳。以爲河圖洛書。皆伏羲所則以作易。總由天神言語四字。有以滋其疑而莫之釋耳。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禹治水。得其道。天錫之洛書。以昭瑞應。此卽時行物生。以行與事示之之理。洛書。文也。非言也。而穎達以爲天神之言語。則誣矣。

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然則文與字不同。文之點畫少。字之點畫多。洛書之文。蓋與倉頡初制相類。左傳。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曰。石經古文。虞作𢍰。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朱子亦云。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觀於此言。可以悟洛書成文之理矣。

馬圖見於禮運。人不以爲怪。龜書見於緯候。世或疑其妄。然天地間耳目之所不及。未可斷以爲必無。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張掖有寶石負圖。狀像靈龜。文字告命。粲然著明。水經注引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物固有然。無足怪者。然世風衰薄。間有作僞之事。如三國吳孫皓時。鄱陽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乃人以朱書石作之。言天下當太平。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鄱陽言。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場州上。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注。江表傳曰。歷陵長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之。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在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唐武太后臨朝。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凡八字。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其石曰寶圖。通鑑。唐垂拱元年。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塡之。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尋更命爲天授聖圖。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圖。林少穎、趙汝楳、王子充有見於此類。故深斥洛書。然以末世之僞。而疑上古之眞。不可也。東都事略。杜鎬傳。王欽若、勸眞宗爲祥瑞。以鎮服四夷。眞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眞宗意遂決。是猶曹丕篡漢。而以爲舜禹之事。當亦如此也。鎬之言不惟成君之惡。且大得罪於聖人矣。

仲氏易曰。考禹治河所得。名爲洪範九疇。不名洛書。觀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並不及洛書。可驗也。若云天所錫者洛書。禹因而衍之。始名洪範九疇。則書又云。天不畀鯀洪範九疇。是以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竊之也。可乎。

渭按。洪範者。尙書之篇名也。書序云。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是洪範乃箕子之所命。以其爲治

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其九疇則大禹所命。亦猶包羲之八卦耳羲皇受河圖而始作八卦文王演之。其書名易。不名河圖。大禹第洛書爲九疇。箕子演之。其書名洪範。不名洛書。其義一也。蓋河圖、洛書乃易、洪範所由作。非卽易、洪範也。以彖爻無河圖之文。而疑八卦非感河圖而作。以洪範無洛書之文。而疑九疇非法洛書而陳。然則夫子所謂聖人則之者。果何所則。而何所作邪。至於天不畀鯀洪範九疇。而錫禹洪範九疇。此箕子追序之辭。謂鯀失治水之道。天不錫之以洛書。禹得治水之道。天乃錫之以洛書耳。而顧以辭害焉。謂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竊之也。不已戲乎。總之。河圖、洛書。特推原當時易、範所由作。今欲明易。八卦具在。焉用河圖。欲明範。九章具在。焉用洛書。宋人崇尙圖書。自以爲補苴罅漏。張皇幽渺。若非此則無以明易範。遂成千古笑柄。然河圖洛書三語。實出於夫子。又不可如歐公輩斥之以妖妄。故不得不一覈其源流。侏儒問天高於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雖不知。猶近於我。孔安國、劉歆。修人也。陳摶、劉牧、侏儒也。天高幾許。豈修人所能知。然必無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況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無非夢囈。又安得不舍侏儒而從修人邪。

右論古洛書之文

易圖明辨卷第二

五行

書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正義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

按。五行之名。肇見於洪範。其一、二、三、四、五。以微著輕重爲次。自氣而形而質。具在其中。未見此但爲生數。而必待六、七、八、九、十以成之也。易有四象。而無五行。此與天地大衍之數絕無交涉。

右論五行之序

漢書五行志。左氏傳。鄭裨竈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妃。音配。或讀如字。說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左傳魯梓慎語。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

白雲郭氏雍曰。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

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於易無所見。故五行之說。出於曆數之學。非易之道也。

梨洲黃氏宗羲象數論曰。世之言五行者。莫不本於生成之數。皆以爲造化之自然。無容復議也。某則以九流之失由此數失之於始。夫太虛絪縕相感。止有一氣。無所謂天氣也。無所謂地氣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見。則謂之天。自其凝滯而有形象。則謂之地。故曰資始、資生。又曰天施、地生。言天倡而不和。地和而不倡。今所謂生者。倡也。所謂成者。和也。一、三、五、天之生數。六、八、九、地之成數。二、四、地之生數。七、八、天之成數。是天倡而復和。地和而復倡。眞若太虛之中。兩氣並行。天氣地氣。其爲物貳矣。是故一氣之流行。無時而息。溫之殺而涼。爲秋。是金之行。涼之至而寒。爲冬。是水之行。寒之殺。則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萬物。其凝之之性卽土。蓋木火金水土目雖五。而氣則一。皆天也。其成形而爲萬物。皆地也。若以水木土。天之所生。火金。地之所生。則春冬屬天。夏秋屬地。五行各有分屬。一氣循環。忽截而爲天。忽截而爲地。恐無此法象矣。原其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不過以質之輕重。爲數之多寡。第之先後。故土重於金。金重於木。木重於火。火重於水。然方其爲氣。豈有輕重之可言。未聞涼重於溫。寒重於和也。則知天一至地十之數。於五行無與矣。是故言五行天生地成可也。言地生天成不可也。言奇數屬天。偶數屬地。可也。言某行屬奇數。某行屬偶數。不可也。此千古不解之惑。儒者不免。況於術數家乎。

按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然則氣象

皆在天。形質皆在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五行無地生天成之理也。梨洲之言。可謂明且清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孟冬之月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是固有天氣地氣之說矣。然地氣卽向之所受於天而藏焉者也。以其在地。因謂之地氣。猶臣子受君父之賜。予以爲已有。不可謂其物本吾之所有也。故朱子謂地二而虛。所以其中容得天許多氣。豈天氣之外。別有所爲地氣哉。孔子閒居。謂子夏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其所謂神氣。卽天之氣也。況太虛之中。絪縕之始。安得地氣與天氣並行邪。

左傳昭九年。裨竈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注云。火畏水。故謂之妃。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爲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爲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爲之妃。十八年。梓愼曰。水。火之牡也。注云。牡。雄也。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今按此文。則水妃火牡。辭雖不同。理實一致。陰陽家五行嫁娶之法。取十干妃合爲義。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爲妃以五成。此皆陰陽家言。與易道本不相謀。而漢志以天一地二之數。釋火牡水妃之義。又證之於卦以坎爲火牡。離爲水妃。是則然矣。獨不思乾兌之金。坤艮之土。震巽之木。將孰爲牡而孰爲妃邪。豈乾兌之金可以牡震巽之木。震巽之木可以牡坤艮之土

邪。就其言推之。已有不可得通者。而後之人顧猶據以爲洛書爭。以爲河圖眞。不足當劍首之一吷矣。

鄭氏易注曰。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注五位。又曰。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水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注大衍。

按漢志說本劉歆洪範五行傳。但據天一至地十之數。以釋左氏水妃火牡之文。初不爲易而設。亦未有五方之位也。自康成取以注易。而七八九六爲易之四象。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中。一生一成。各爲配耦。亦是配以五成。然但取生成。不取克畏。與漢志小異。雖未寫以爲圖。而圖已具。此與揚子元圖。皆僞關易河圖之粉本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數八。立春。盛德在木。迎春於東郊。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數七。立夏。盛德在火。迎夏於南郊。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數五。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數九。立秋。盛德在金。迎秋於西郊。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數六。立冬。盛德在水。迎冬於北郊。

按。月令。呂不韋作也。而東木之數八。南火之數七。中土之數五。西金之數九。北水之數六。則似戰國時。已有以天地之數。附會於洪範。而爲五行生成之說者矣。不待劉歆、班固也。其於木火金水。皆以成數言之。而土則獨言生數者。蓋舉五以例其餘。以見六七八九之尙有一二三四也。且一乘五。卽爲六。二乘五。卽爲七。三乘五。卽爲八。四乘五。卽爲九。五者。六七八九之所由成也。六除五。卽爲一。七除五。卽爲二。八除五。卽爲三。九除五。卽爲四。六七八九者。又一二三四之所藏也。五乘五。卽爲十。十除五。卽爲五。其數互相備。雖不言十。而十在其中矣。鄭康成以木火金水爲四象。實本於此。唐仲友經世圖譜云。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藏十。此據劉牧之龍圖而爲言耳。然龍圖。九宮之數也。南九西七。而月令以七居南。以九居西。則固與九宮易位矣。以是知不韋所言。乃五行生成之數。非明堂九室縱橫十五之數也。中央言五不言十。與元圖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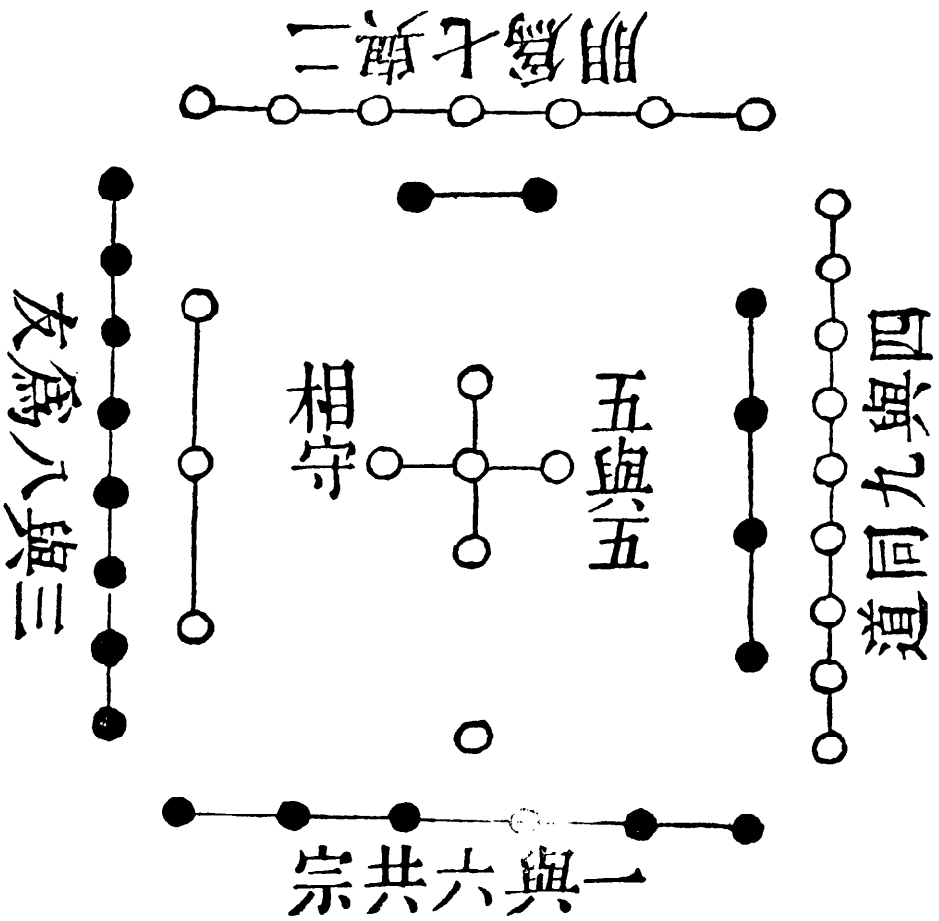
揚子雄太元元圖篇曰。一與六共宗。范望解云。在北方也。二與七爲朋。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在中央也。

張子曰。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按。太元演五行之數。不曰五與十相守。而曰五與五相守。隱其十而不言何也。蓋子雲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九九八十一首。每首九贊。以五行之數。分隸九贊之下。勢不得復用十矣。故其說

曰．鴻本五行九位施重．此十之所以隱而不言也與．今九九算法．遇十則變爲一．十常隱而不見．即是此理．

揚子元圖



劉鄭五行配合之說。與天地之數相符。然未嘗名之曰圖也。至太元始有元圖篇。而其所謂一六共宗。二七爲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五五相守者。蓋卽其圖也。圖雖不見於今。既名爲圖。則圖固具是矣。而奇偶各配。與劉鄭同。惟五不配十。爲小異耳。范諤昌以是爲伏羲重定生成之位。而劉牧目之曰洛書。關子明以是爲龍馬所授伏羲之數。而蔡元定宗之爲河圖。其粉本皆用太元。而加以地十。然元雖擬易。實老氏之學。本名元圖。非河圖也。安得附會大傳。指爲聖人之所則哉。奇白偶黑之點。非子雲意中所有。今欲示其宗同道之形。姑借龍圖之法以立象爾。

自春秋以迄兩漢。言五行者。裨竈、梓愼主占候。呂不韋主時令。劉向主災異。劉歆兼主歷數。揚雄草元。亦與泰初歷相應。雖皆言生成之數。却非爲易而設。至鄭康成始援以注易。而四象之義乃定。要之未有以此數爲河圖洛書者。何則。劉歆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章。鄭康成以九篇爲河圖。六篇爲洛書。劉瑜以乾鑿度九宮之數爲河圖。蜀隱者以希夷之先天太極爲河圖。彼既自有其圖書。必不於其外更標一圖書。可知也。自僞龍圖出。而始以五十有五爲羲皇重定之數矣。自僞關易出。而直以五行生成爲龍馬所負之圖矣。劉牧、蔡元定從而揚其波。抑又甚焉。自此以後。劉蔡迭爲興廢。或以此爲河圖。或以此爲洛書。謬種流傳。變怪百出。原其弊。實漢志有以啓之。愚故先辨五行。次及九宮、參同契、先天太極。而以龍圖、鉤隱、啓蒙終焉。

右論洪範五行傳生成之數

九宮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云。太寢東堂北偏也。正義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仲春。居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季春。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仲夏。居明堂太室。南堂當太室。季夏。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無專氣。無定位。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孟秋。居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仲秋。居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季秋。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居元堂左个。太寢北堂西偏。仲冬。居元堂太廟。北堂當太室。季冬。居元堂右个。北堂東偏。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巽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卽元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元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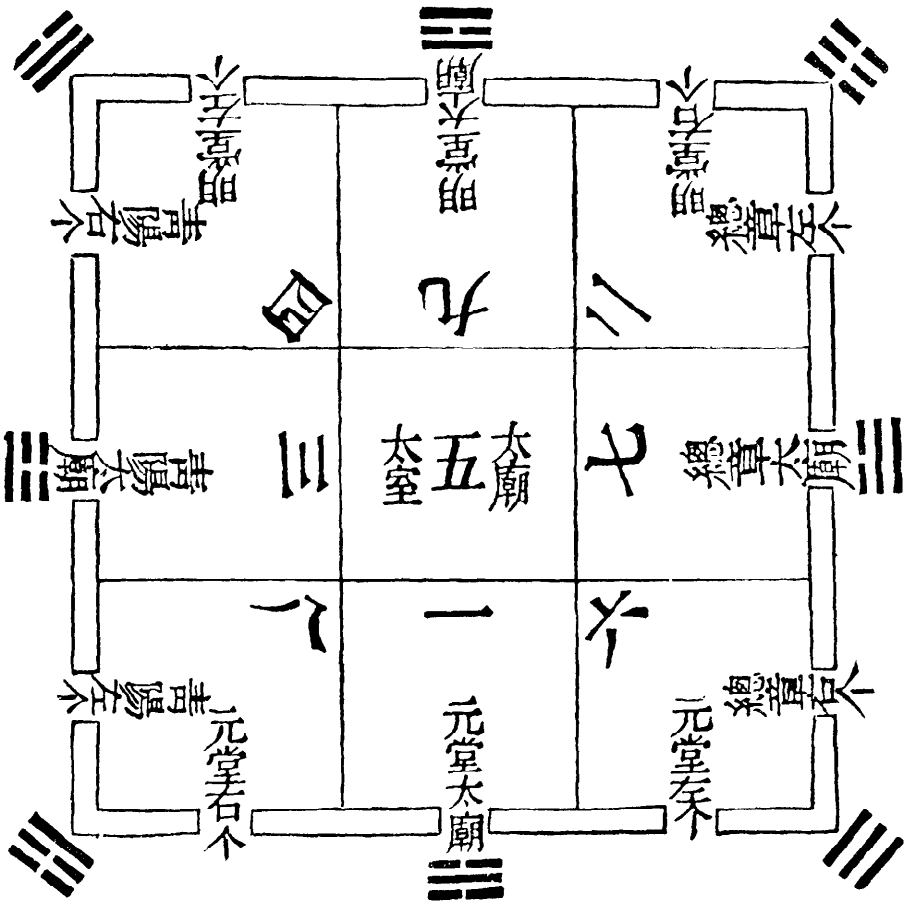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明堂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句二、九、四。句七、五、三。句六、一、八。句。

按後世以九宮爲河圖。實造端於明堂月令之說。今考小戴言天子居明堂九室。依四時十二月之

序。而大戴則分九室爲三條而言之。南曰明堂。其本名。古者以西爲上。故從西南起。或曰。封禪書。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故九室起自西南也。二、九、四者。二爲總章左个與明堂右个。九爲明堂太室。四爲明堂左个與青陽右个也。七、五、三者。七爲總章太廟。五爲太廟太室。三爲青陽太廟也。六、一、八者。六爲總章右个與元堂左个。一爲元堂太廟。八爲元堂右个與青陽左个也。二、九、四共爲十五。七、五、三共爲十五。六、一、八亦共爲十五。縱橫十五。妙合自然。後世九宮之數。實權輿於此。其以某室當某數者。蓋取九九算術所設乘除之位。以定明堂九室之數也。詳見於後。漢藝文志禮十三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又明堂陰陽說五篇。此必戴記所自出。故宣帝時。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言五帝所司各有時。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則以八卦之方位配明堂之九室。可知矣。坎之爲一。以至離之爲九。則又據明堂九室之數而定之也。古之制度。大而分州。小而井田。莫不以九爲則。明堂亦然。其制皆起於黃帝。在伏羲畫卦之後。八卦之方位已定。幷其中數之。則爲九九州、井田、明堂。皆黃帝所以法八卦也。九宮蓋卽明堂之九室。故隋志有九宮經。依託黃帝。然自歆固以前。未有直指爲河圖者。唯後漢劉瑜傳。桓帝延熹八年。上書言。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卽九室也。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王者路寢聽朝時。則九嬪在此共聽事也。蓋其時已有據乾鑿度河圖八文一章。而直指九宮爲河圖者。此卽僞龍圖三變之粉本矣。龍圖第三變。劉牧謂之太皞授龍馬負圖。然河圖乃天成卦畫之象。伏羲因之以作易。數因象而見。象不由數以生。縱橫十

五之數。雖非人私智所能爲。亦出畫卦之後。終不可指以爲河圖也。

明堂九室圖



後漢書張衡傳。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按九宮不見於漢書。至張衡始兩言之。上與律歷卜筮並稱。下與卦候風角相埒。非圖緯妖妄不經者比。九宮之數。縱橫十五。不知起於何時。按管子輕重戊篇曰。必戲作造六峗。以迎陰陽。方以智通雅云。舊以峗字未詳。一切字書。皆不收入。智按宛委編以六計解之。升庵之說也。則當爲計音。以企本是跂音也。又辛子文號計研。漢碑作峗研。王若谷曰。六峗其如周髀算法乎。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世本曰。隸首作數。宋忠云。隸首黃帝史也。魏劉徽九章算經序曰。包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八之變。黃帝引而伸之。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此所謂六八之變。疑卽是此數。夏侯陽算經序曰。算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吳書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隋志有楊淑九九算術一卷。蓋九宮一算。卽九九算術。伏羲始作之。黃帝使隸首引而伸之。以爲九章之數者也。據劉徽之言。則伏羲先畫八卦。後作九九。班固云。伏羲畫八卦。由數起。非也。漢儒據說卦第一章。先言生者倚數。後言立卦生爻。故謂畫卦由數起。而傳意實不然。蓋錯解也。今九九八十一乘除之算。疑卽隸首遺制。算經每以物設爲乘除法。觀物外篇曰。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有九數列爲三條書之者。與大戴明堂篇所列正相似。術家取九室之數。

配以八卦、五行。名之曰九宮。後漢黃香有九宮賦。隋志有黃帝九宮經一卷。九宮行棋經三卷。並鄭元注。又九宮八卦式圖一卷。唐志有太一九宮雜占一卷。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其曰黃帝九宮。蓋以數成於隸首。而明堂之制亦創自黃帝。故依託之也。

右論古九宮之數

王氏 應麟 玉海。引易乾鑿度曰。河圖八文。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語本列子。彼注云。太極本一。而生陰陽五行。則爲七。其變爲九。則又以七之少陽而進爲老陽。陽主進。陰主退。八退爲六。七進爲九也。

東坡蘇氏曰。世之通於數者。論參伍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見於乾鑿度曰。太乙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爲少陰。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吾以爲相表裏者。二者雖不經見。而其說皆不可廢也。

程氏 大昌 易原曰。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已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正四維。皆爲十五。正符陳摶所傳。則其來已古。篤可信爾。

緯書多出於哀平之世。而後漢律歷志順帝時。邊韶上言。太初改元易朔。以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則似武帝時已有乾鑿度矣。是殆不然。蓋作者以太初歷法竄入其中。暗與之合。非武帝

果用此書爲日法也。圖緯至唐時已多殘缺。宋世別有乾鑿度二卷。題云蒼頡修乃贋書。玉海所載不知是殘缺本文否。據晉張湛注列子。太易一章云全是乾鑿度。而孔穎達易正義引乾鑿度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正與張湛所言合。其爲本文無疑矣。河圖之形象久已無傳。自田何輩不能贊一辭。況撰乾鑿度者乎。程泰之謂作者親見河圖。蓋爲其所愚也。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日知錄云。地神疑作北辰。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而震。而巽。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而兌。而艮。而離。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鄭康成周禮注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

太一下行九宮圖

巽四	離九 行周上反紫宮 陰根於午	坤二
震三	中五 行半還息中央	兌七
艮八	坎一 陽根於子	乾六

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芮。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兗。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

唐書元宗紀。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祠九宮貴神於東郊。

唐會要。元宗天寶三載十月。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其上依位置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晁氏曰。遁甲之書。見於隋志。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國家之吉凶。通其學者。以爲有驗。未之嘗試也。）肅宗至德三年六月。置太一神壇於南郊東。九宮以四孟隨歲改位。行基謂之飛位。乾元後。遂不易位。武宗會昌二年正月。左僕射王起等奏。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星天蓬。卦坎。行水方。白二宮。其神攝提。星天芮。卦坤。行土方。黑三宮。其神軒轅。星天衝。卦震。行木方。碧四宮。其神招搖。星天輔。卦巽。行木方。綠五宮。其神天符。星天禽。卦坤。行土方。黃六宮。其神青龍。星天心。卦乾。行金方。白七宮。其神咸池。星天柱。卦兌。行金方。赤八宮。其神太陰。星天任。卦艮。行土方。白九宮。其神天一。星天英。卦離。行火方。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章俊卿山

堂考索云・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尤重其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

按張衡所稱九宮・不過如明堂月令之說・而易緯乾鑿度・則以爲太一下行之數・涉於誕矣・衡方斥圖緯爲非聖之書・九宮必不取諸乾鑿度・章懷不當引以爲注・蘇嘉慶、王起等所奏神號、星名、方色、則又其穿鑿傅會之甚者也・

九宮非河圖也・自乾鑿度有河圖八文之語・劉瑜有河圖九房之稱・而世遂以九宮爲河圖矣・又有指此爲洛書者・蓋以九疇之故・然九疇有次第・無方位也・強配八卦以附會之數・豈理也哉・

右論乾鑿度太一九宮之數

易圖明辨卷第三

周易參同契

舊唐書經籍志內部五行類。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

唐書藝文志五行類。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二卷。又五相類一卷。古文參同契。本云三相類。淳于叔通撰。未知孰是。

眞一子彭曉參同契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密授青州徐從事。名景休。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復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

雲笈七籤。神仙傳曰。魏伯陽作參同契。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失其奧旨矣。

鼂氏公武讀書志曰。周易參同契三卷。漢魏伯陽撰。彭曉爲之解。隋唐書皆不載。唐新舊二史皆有。按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作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

陳氏振孫書錄解題曰。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眞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廣政丁未。蜀孟昶廣政十年。歲在丁未。漢高祖之天福十二年也。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爲之注。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

升庵楊氏愼古文參同契序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承龍氏之謂。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橫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

復陽子蔣一彪古文參同契集解序曰。昨偶檢先大夫雲龍公遺籍。得古文參同契一帙。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序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惟自文無註。是未經後人妄紊者。爲成都升庵楊愼氏所序本。覽之。始知往年所閱者。乃以魏君序。及景休叔通二家之註序。竄入於魏君經文中。大相混亂。後人註者。不知所自。訛以因訛。經註莫辨。皆緣飾以成文。則不無牽引附會之誤。又無怪乎最後之觀者。見其重文複義。不達所指。咸卽成說。而一切草草錯會焉。不知亂肇自何人。而升庵謂於彭始。予今釐正其譌。一以古文爲準。別作魏君經文。取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琰、四子之註。節集於各段之下。以顯明其義。一彪。餘姚人。萬歷甲寅序。

朱子語類曰。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爲無見。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又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

以彰內外。敍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化生。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合沙鄭氏 東鄉 曰。伯陽之參同契。意在鍛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爲異端。

黃氏 震 日抄曰。參同契者。漢世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爲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此方士煉丹之書。然必冒周易爲稱者。鍊丹取子午時爲火候。是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藉於易。易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晦庵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之。

河津薛氏 瑄 曰。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終是方技之書。

京山郝氏 敬 學易枝言曰。周易參同契。作自魏伯陽。大旨宗老氏。道德經者。老子之易也。門戶轂軸。橐籥牝牡。稽數探賾。不一而足。有無元妙。悉本其中。故知此書宗老氏。於易則參同契云爾。

河右毛氏 奇齡 曰。參同契諸圖。自朱子註後。則學者多刪之。徐氏註本已亡。他本厖雜不足據。惟彭本

有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斗建子午圖。將指天罡圖。昏見圖。晨見圖。九宮八卦圖。八卦納甲圖。含元播精三五歸一圖。然或幷至精、歸一圖。或幷斗建、將指圖故或九或七。今藏書家與道家多有之。以其書本丹竈家抽坎填離之術。故隋唐志以其書入道家類。渭按。唐志入五行類。隋志無。相傳漢桓帝時。淳于叔通受其學。始以行世。故張平叔悟眞詩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也。見太極圖說道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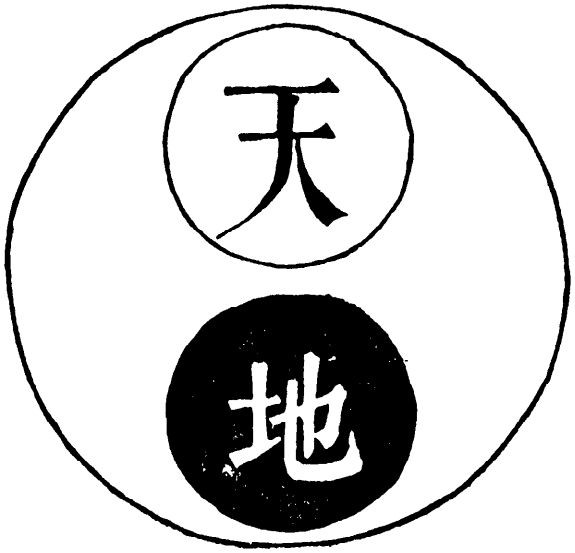
書錄解題。言彭本明鏡圖有八環。今其存者。非九則七。蓋斗建、將指、不常幷合。而至精、歸一、本係一圖。是爲八環耳。

易外別傳。校正彭眞一明鏡圖。略加增損。而成九環。

地承天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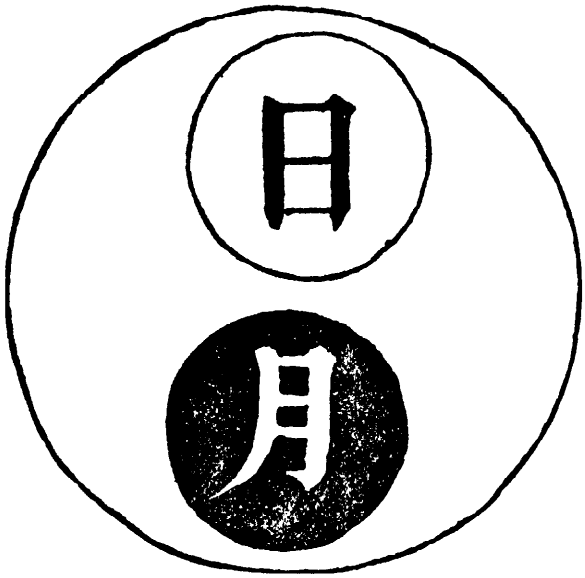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參同契曰恆順地理。承天布宣。



石澗俞氏　琰曰。人之元氣藏於腹。猶萬物藏於坤。神入氣中。猶天氣降而至於地。氣與神合。猶地道之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產藥。太元經云。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與此同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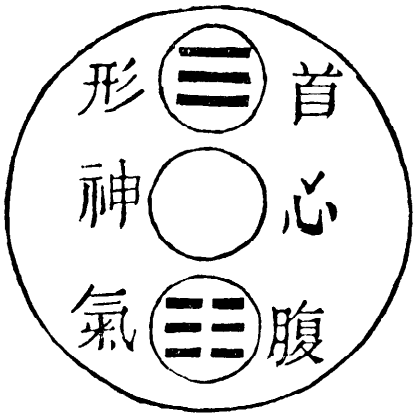
月受日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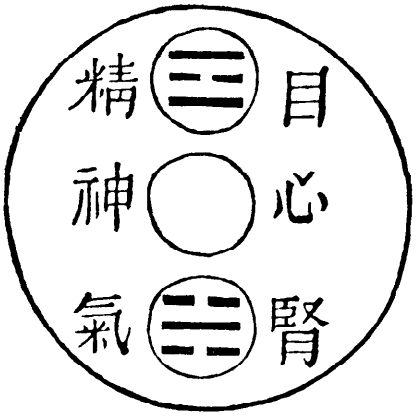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俞氏曰。日爲太陽。月爲太陰。月本無光。月之光乃日之光也。陽明陰暗。陽稟陰受。故太陰受太陽之光以爲明。人之心爲太陽。氣海猶太陰。心定則神凝。神凝則氣聚。人能凝神入於氣中。則氣與神合。與太陰受太陽之光無異。

先天卦乾上坤下圖



後天卦離南坎北圖



邵子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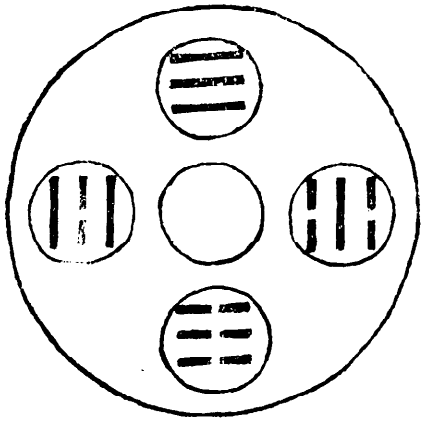
俞氏曰。人之一身。首乾。腹坤。而心居其中。其位猶三才也。氣統於腎。形統於首。一上一下。本不相交。所以使之交者神也。神運乎中。則上下渾融。與天地同運。此非三才之道歟。夫神守於腎。則靜而藏伏。坤之道也。守於首。則動而運行。乾之道也。藏伏則妙合而凝。運行則周流不息。妙合而凝者藥也。周流不息者火也。

陰符經曰。機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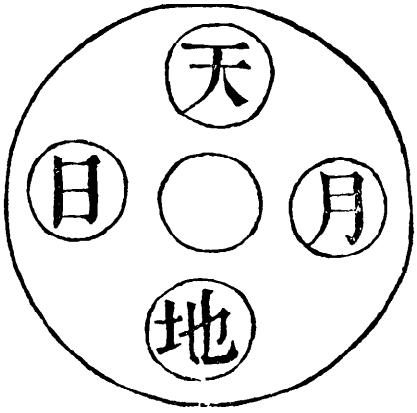
邵子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發乎目。

俞氏曰。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內鍊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於氣海。蓋不過片餉工夫而已。

乾坤坎離圖



天地日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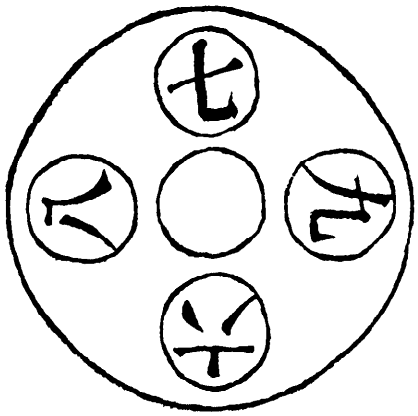
易曰。乾爲天。坤爲地。離爲日。坎爲月。又曰。乾爲首。坤爲腹。

太元經曰。陽氣潛萌於黃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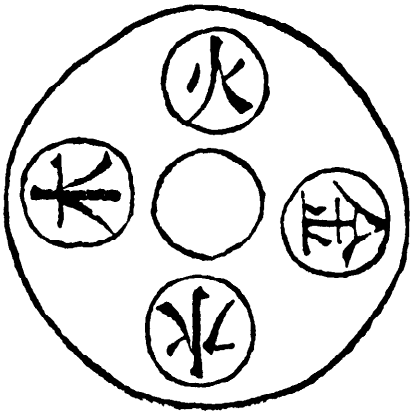
黃庭經曰。子欲不死修崑崙。又曰。出日入月呼吸存。

俞氏曰。首居上而圓。諸陽之所會。乾、天之象也。故易以乾爲首。崑崙在西北。乾位。故黃庭經以乾爲崑崙。腹居下而中虛。八脈之所歸。坤、地之象也。故易以坤爲腹。天元而地黃。故太元以坤爲黃宮。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故易以離爲日。坎爲月。呼吸出入。升降上下。往來無窮。故黃庭以呼吸爲日月。或以兩目爲日月。非也。兩目僅有日月之形。無日月之用。

八七九六圖



木火金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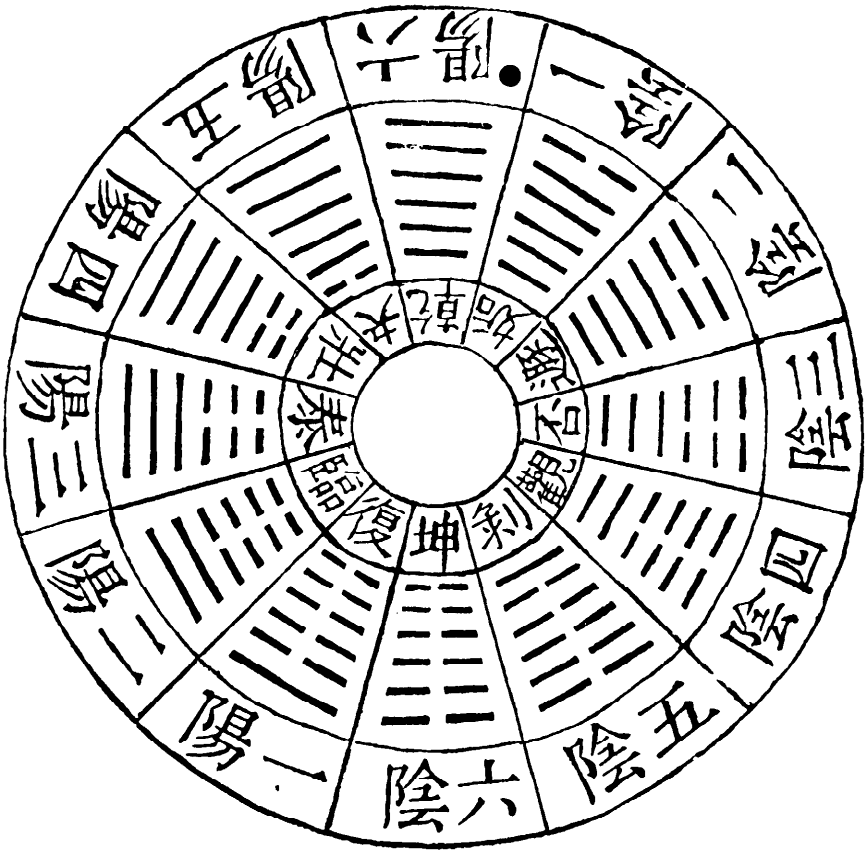


參同契曰。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又曰。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又曰。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渾沌。列爲龍虎。

俞氏曰。六七八九乃水火木金之成數。木數八。屬東。火數七。屬南。木自東而升。則與火爲侶於南矣。金數九。屬西。水數六。屬北。金自西而降。則與水合處於北矣。丹家有所謂赤龍黑虎者。東方蒼龍七宿。運而之南。則爲赤龍。西方白虎七宿。運而之北。則爲黑虎。無非譬喻身中之呼吸。究而言之。何龍虎之有。何金水木火之有。何七八九六之有。皆譬喻耳。或疑九七八言還返歸。六獨言居。得無異乎。曰。六居北不動。三方之還返歸皆聚於北。故言居也。

乾坤交變十二卦

循環升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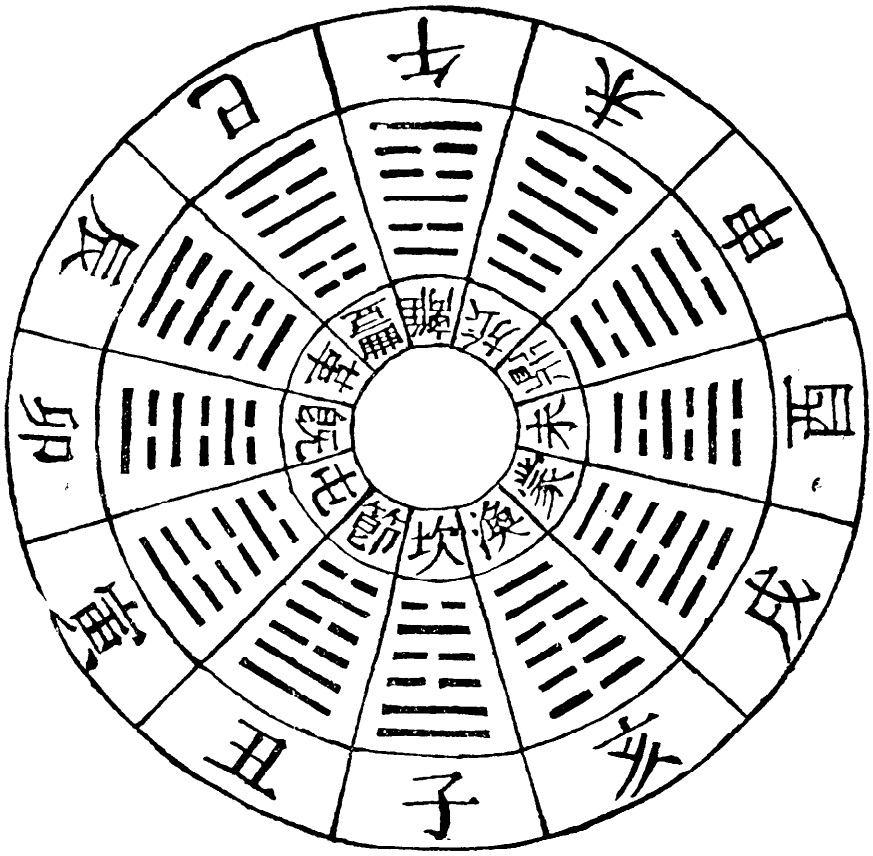


俞氏曰。乾上坤下。吾身之天地也。泰左否右。吾身天地之升降也。復非十一月。亦非夜半子時。乃身中之子也。姤非五月。亦非日中午時。乃身中之午也。張悟眞云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蓋謂身中之泰

否。

坎離交變十二卦

循環升降圖



俞氏曰。坎北離南。吾身之水火也。既濟東。未濟西。吾身水火之升降也。屯居寅。蒙居戌。吾身之火候也。寅非平旦。寅乃身中之寅。戌非黃昏。戌乃身中之戌。張悟眞云。屯蒙作動靜。在朝在昏。蓋謂身中之屯蒙。

屯蒙二卦反對

一升一降圖

既濟未濟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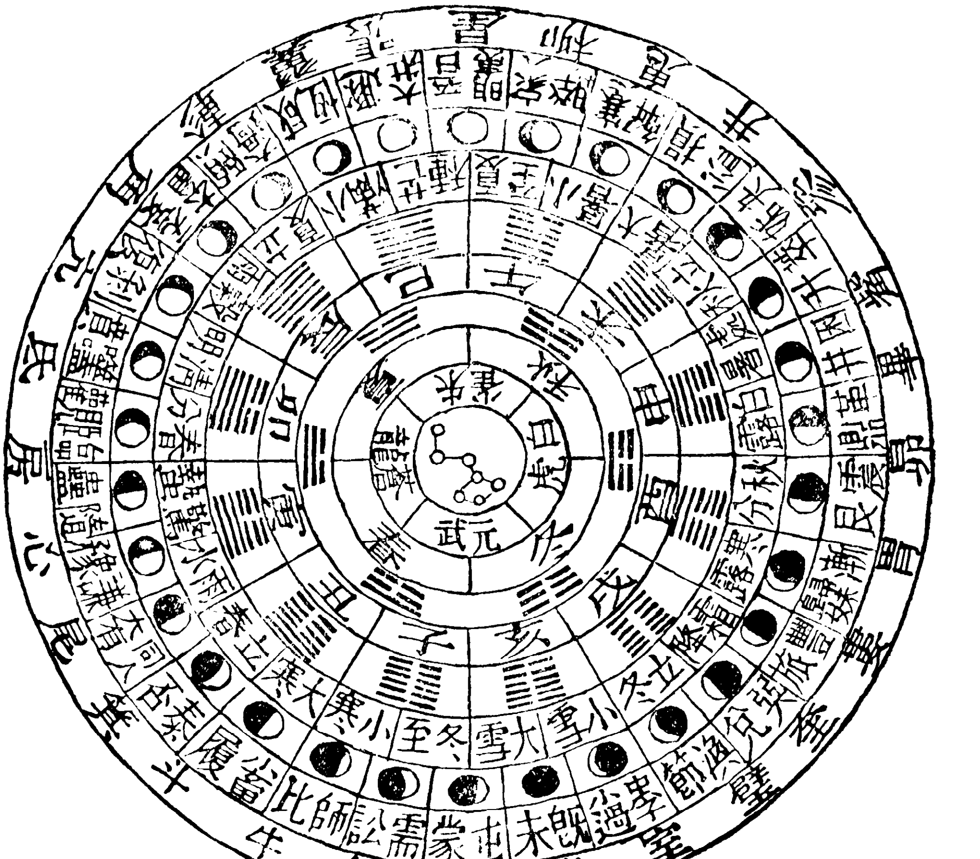
一升一降圖

參同契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俞氏曰。參同契以乾坤爲鼎。坎離爲藥物。因以其餘六十卦爲火候。一日有十二時。兩卦計十二爻。故日用兩卦。朝屯則暮蒙。朝需則暮訟。以至於既濟未濟一也。屯倒轉側爲蒙。有一升一降之象。屯自內而升。爲朝爲晝。爲春夏。蒙自外而降。爲暮爲夜。爲秋冬。諸卦皆然。夫以六十卦分布爲三十日。以象一月。然遇小盡。則當如之何。蓋比喻耳。非眞謂三十日也。或以此爲閉目數息之法。則不勝其煩且勞矣。豈至簡至易之道哉。

周易參同契金丹鼎器藥物火候萬殊一本之圖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
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考。
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
思之務令熟兮。反覆眡上下。


壁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元武
冬至
小寒
大雪
小雪
立冬
子
午
卯
酉
甲
庚
丙
壬
乙
戊
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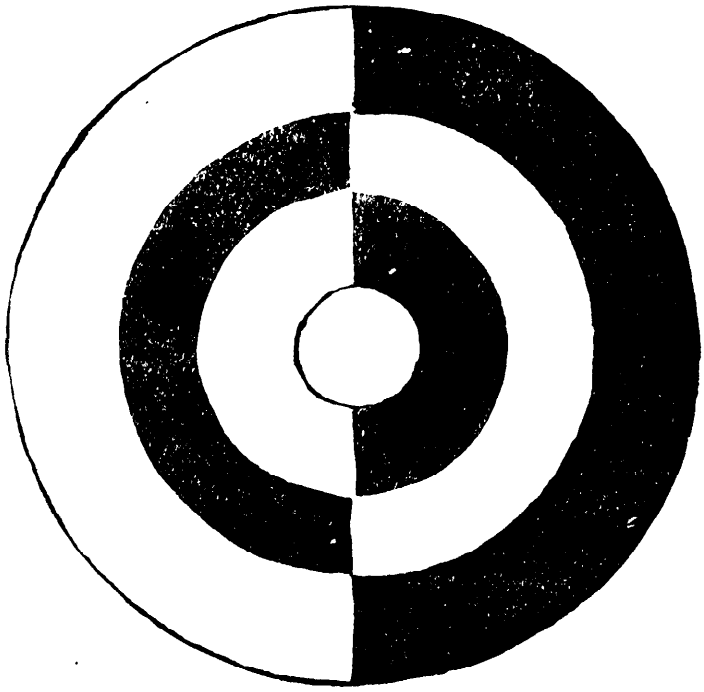
千秋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
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
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
天道無適莫兮。當傳與賢者。

右論參同契指要

參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朱子考異作匡郭。其象如垣郭之形。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空同道士鄒訢曰。以子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變化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身。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爐鼎歟。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其間。如車軸之貫轂以運輪。一下而一上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巽。兌。是也。橐。韛囊。籥。其管也。上陽子陳致虛曰。何謂坎離匡廓。蓋陽乘陰。則乾中虛。而爲離。陰乘陽。則坤腹實。而爲坎。故坎離繼乾坤之體。而爲陰陽之匡廓。比乾坤之於坎離。猶車輻之於軸。乾坤正坎離之輻。坎離輔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此大小徐君之旨同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全陽子俞琰曰。乾天坤地。吾身之鼎器也。離日坎月。吾身之藥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列天地配合之位。離東坎西。分日月出入之門。反求吾身。其致一也。乾坤爲體。坎離爲用。坎離二者。周流升降於六虛。往來上下。本無爻位。吾身坎離。運行乎鼎器之內。潛天潛地。豈有爻位哉。

水火匡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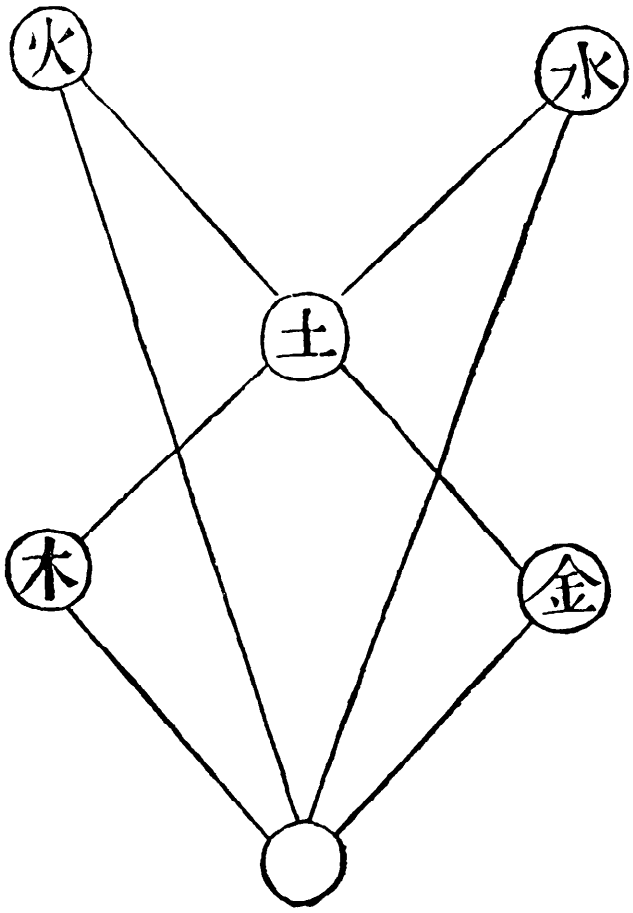


河右毛氏曰。水火匡廓圖者。以章首有坎離匡廓。運轂正軸二語。所云水火。卽坎離也。丹家以坎離爲用。故輪而象之。又名水火二用圖。則又取天地者、乾坤之象。坎離者、乾坤之用二語。蓋其圖正作坎離二卦。而運爲一軸。非所謂兩儀也。亦非所謂陽動生陰。陰靜復生陽也。其中一○。則坎離之胎也。左☵爲離。白黑白。卽□、一、□也。右☲爲坎。黑白黑。卽一、□、一也。見太極圖說遺議。

參同契曰。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陳顯微曰。張紫陽詩云。莫把孤陰謂有陽。獨修一物轉羸尫。鍾離先生詩云。莫謂此身亡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須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而後可語還丹矣。苟二物不合。三五不交。水火未濟。剛柔離分。則陰陽隔絕。天地閉塞。所謂偏陰偏陽謂之疾也。又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金木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彭曉曰。子水數一。爲五行始。金水火三物同功。首尾造化俱歸戊己者。是故脾黃爲藥之祖也。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陳致虛曰。青龍屬東。白虎屬西。此其正也。更歷分布者。青龍建緯於酉。白虎建緯於卯。是刑德並會。而龍虎歡喜。顛倒相見。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陳致虛曰。子南午北者。顛倒五行也。仙聖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坎。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爲綱紀。方能既濟也。陽生於一。成於九。陽數至九則極。極則復於一。此謂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者。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處。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氣。其眞精遇子則播施。此復應前文子五行始之義也。俞琰曰。子午卯南北水火。卯酉卯東西金木。右轉左旋。一伏一起。則水火相交。金木自然不間隔矣。然東西。卯酉。皆金木異名。非天地方位。亦非人身左右。

張氏伯端悟眞篇曰。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眞氣。十月胎圓入聖機。

三五至精圖



毛氏曰。三五至精圖者。取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語。而分五行爲三五。中央土。一五也。天五生土也。左火與木共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二三、五也。右水與金。又共一五也。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也。一四、亦五也。故其爲生序。則水承坎下。火承離下。其爲行序。則金盛爲水。木盛爲火。而合而復歸於一元也。合三五而皆鉤連於下之一〇。則此一〇者。三五之合。非二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蓋丹家水火必還一元。故

其後復有合元播精、三五歸一之語。見太極圖說遺議。

按三輪肖坎離二卦。五行卽天地之生數。然伯陽專心修煉。特備此以明作丹之意。初非爲易而設。蓋三輪不可以爲兩儀。五行不可以爲四象。其所謂易。專指坎離水火。非聖人生生之易也。唐眞元妙經品。有太極先天圖。合三輪五行爲一。而以三輪中一○、五行下一○、爲太極。又加以陰靜、陽動、男女、萬物之象。凡四大○。陰靜在三輪之上。陽動在三輪之下。三輪左離在坎者。水火既濟之象。二○上陰下陽者。天地交泰之象。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卽此義也。男女、萬物、皆在五行之下。與宋紹興甲寅朱震在經筵所進周子太極圖正同。今性理大全所載者。以三輪之左爲陽動。右爲陰靜。而虛其上下之二○以爲太極。乃後人所改。非其舊也。此不在本義九圖之列。或曰。陳摶傳穆修。穆修傳周子。或曰。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竊之以入藏。疑不能明。存而弗論云。

右論二用三五

參同契曰。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十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彭曉曰。坎戊月精者。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有陽象。水中生金虎也。離己日光者。日。陽也。己。陰也。乃陽中有陰象。虎中生汞龍也。陳顯微曰。易卦納甲法。坎納六戊。離納六己。坎爲月。離爲日。故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二字。合爲易字。故曰推類結字。是皆原理爲證。而非虛造言論也。易既不外乎日月。丹豈不本乎坎離。然坎之與離。皆存戊己。古人云。當緣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返還。況土旺四季。羅絡始終。水火木金。雖各居一方。而皆稟中宮土德也。張紫陽詩云。四象五行全藉土。土德之功大矣哉。蓋土者。金母也。知五行之俱歸於土。則知五行之俱變爲金。然後能會造化於中宮。種黃芽於后土矣。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蒙。牝牡相从。滋液潤澤。施化流

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清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陳顯微曰。晦朔之間。當合符行中。如混沌鴻濛。不可度量。蓋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之時也。豈可用功乎。故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却自箕斗之鄉。嘔輪吐萌。發散輝光。可也。寒山子詩云。不得露其根。根虛則子滋。蓋體用不同。施功亦異故也。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丁。音其。薦物之具。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兎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兎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陳顯微曰。魏君以一月之間。月形圓缺。喻卦象進退。自初三日爲一陽。初八日爲二陽。十五則三陽全而乾體就。十六則一陰生。二十二則二陰生。三十日則三陰全而坤體成。昴畢在西方庚位。每月初三日。月現微明於西方庚位。應震之一陽初生。而周易納甲法。震卦納六庚。其造化之理。參合如此。初八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卦二陽生。而納甲法則兌納六丁。以至十五日。月滿於東方甲位。則乾卦又納六甲。其時卦備三陽。三五之道已終。則滿者虧。而伸者屈。高者低。而升者降。至十六。一陰生。而當陰用事。月於平旦現在西方辛位。以應巽卦納辛。至二十三日。月於平旦現南方丙位。應艮卦納丙。至三十日。月沒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節盡則又相禪。與陽復用事。俞琰曰。火候之妙。有未易明言者。於是古之至人。觀天之道。設爲法象以示人。以天地喻鼎器。以日月喻藥物。以日月往來喻火候。月行於天。一月一度。與日交合。故謂天符應時者。十二時也。月自初一以後。光漸進。魂長魄消。陰屈陽伸。象一日之子至巳。十六日以後。光漸退。魄長魂消。陰伸陽屈。象一日之午至亥。火候進退屈伸猶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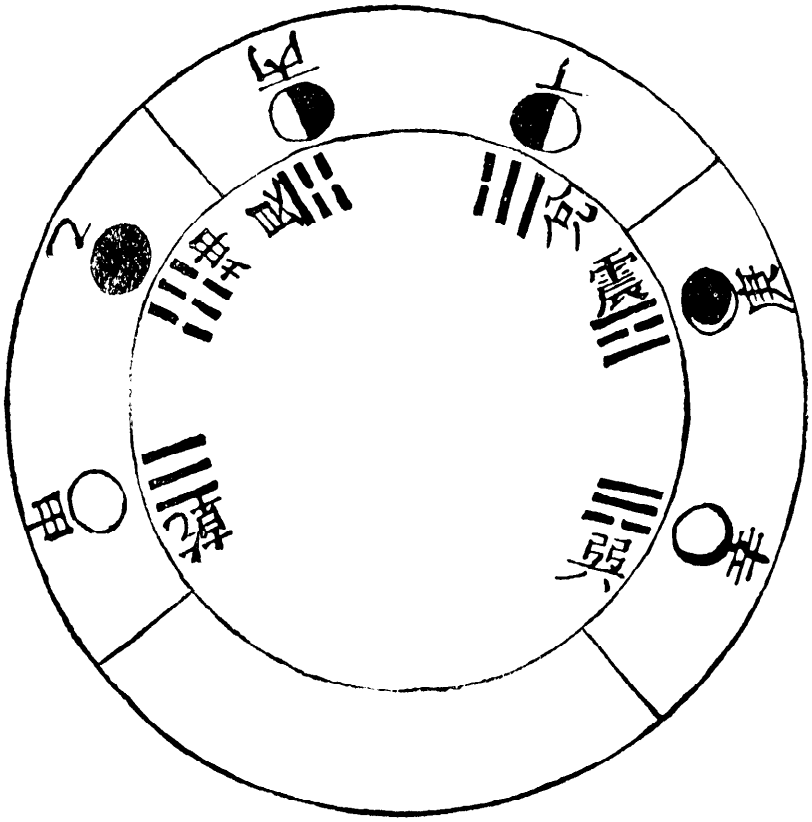
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謂七八九六。以曉後生言。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徵。上觀天河圖。今本在河圖。非。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陳顯微曰。上察天文。下察潮候。中稽人心。俞琰曰。古之修丹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稽人心。於是虛吾心。運吾神。回天斡。轉地軸。上應河漢昭回。下應海潮升降。天地雖大。而其日月星辰。五行八卦。皆掇入於吾身。或爲爐鼎。或爲藥物。或爲火候。一反觀而三才皆備於我。未嘗外身而他求也。動

則觀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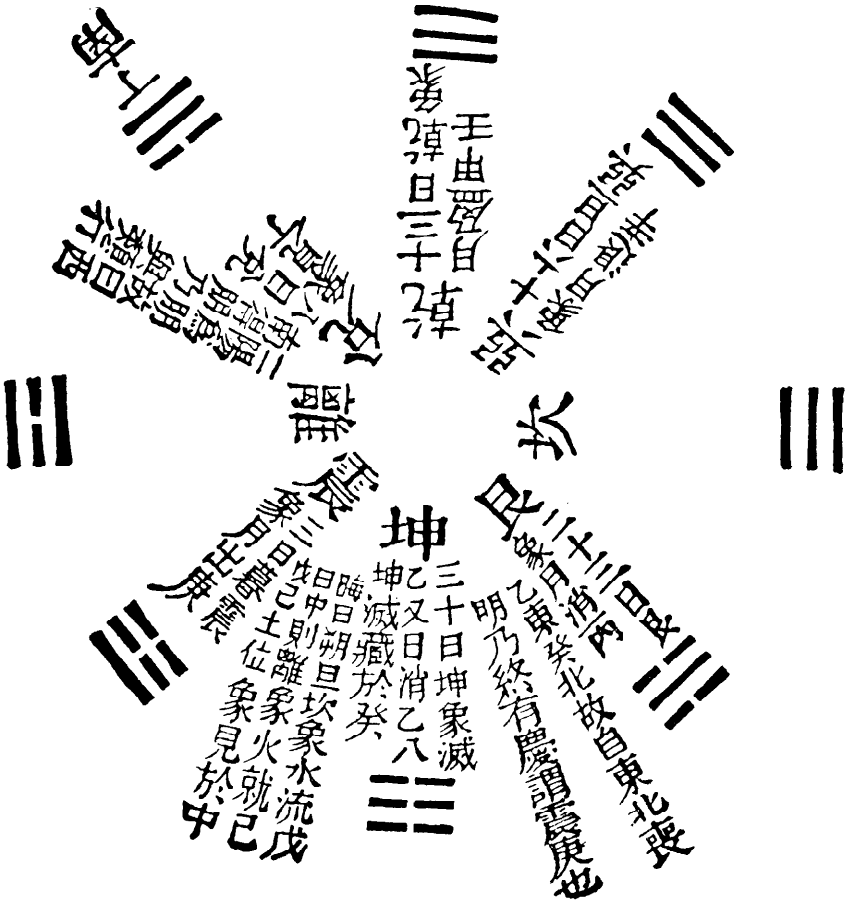
鄒訢曰。參同之說。見一日之間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下。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又曰。參同本不爲明易。借納甲之法。以寓行持進退之候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

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契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

參同契納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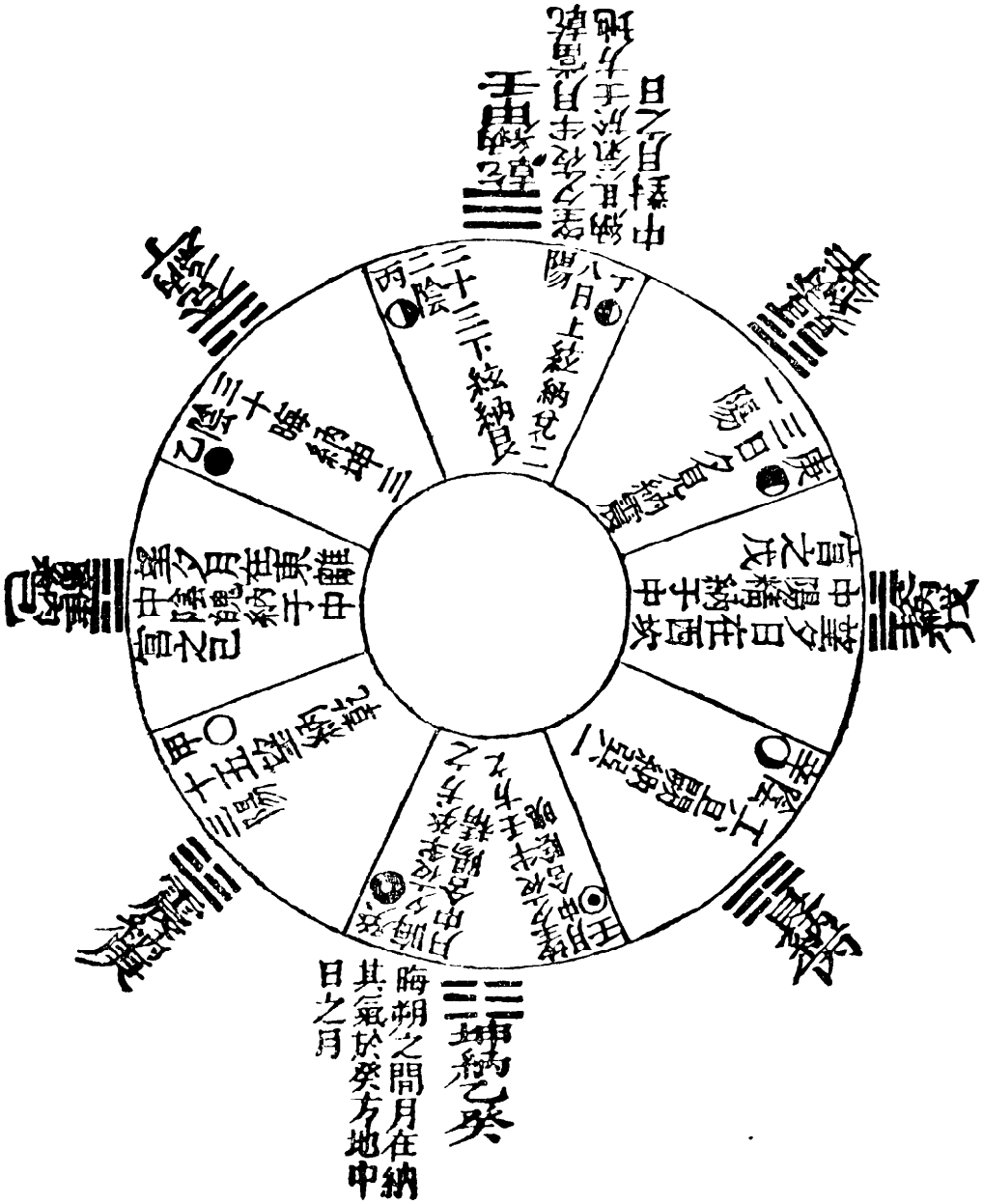
漢上納甲圖



漢上朱氏周易卦圖說曰。納甲何也。曰。舉甲以該十日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皆自下生。聖人仰觀日月之運。配之以坎離之象。而八卦十日之義著矣。繫辭傳。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翻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離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坤彖。西南得朋。虞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此指說易道陰陽之大要也。又曰。消乙入坤。滅藏於癸。

按鄭訢注。本圖悉刪去。唯存納甲一環。蓋以彭本之昏見晨見合而爲一圖也。甲、乙、丙、丁、庚、辛、指月昏旦出沒之方。而圖移六卦於月體之下。悖矣。漢上圖較勝。然坎離寄納戊己。乾坤兼納壬癸之義。皆不能有所發揮。因更定附列於左而爲之說焉。

新定月體納甲圖


坤納乙癸
晦朔之間月在納其氣於癸方地中日之月
月晦癸
月中之氣皆癸方之
壬
壬陽生於子
離納己
月之日
中對月之日
乾納甲壬
八日上經納乾二
丙
二十三下經納坤
丁
兌納丁
二十三日
巽納辛
辛
辛陰生於未
乙
三十三
艮納丙
丙陽生於寅

按納甲者。始於京房之積算。以甲爲十干之首。舉一干以該其餘。故謂之納甲。魏伯陽以月象附會之。以寓丹家行持進退之候。蓋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之方。爲所納之甲。震一陽始生。於月爲生明●。三日夕。出於庚。故曰震納庚。謂一陽之氣納於西方之庚也。兌二陽。爲上弦◑。八日夕。見於丁。故曰兌納丁。謂二陽之氣納於南方之丁也。乾純陽。爲望○。十五夕。盈於甲。故曰乾納甲。謂三陽之氣納於東方之甲也。此望前三候。陽息陰消之月象也。月分六候。每五日爲一候。巽一陰始生。於月爲生魄○。十六旦。明初退於辛。故曰巽納辛。謂以一陰之氣納於西方之辛也。退二陰。爲下弦◐。二十三旦。明半消於丙。故曰艮納丙。謂二陰之氣納於南方之丙也。坤純陰。爲晦●。三十旦。明盡滅於乙。故曰坤納乙。謂三陰之氣納於東方之乙也。此望後三候。陽消陰息之月象也。離爲日。日生於東。故離位乎東。坎爲月。月生於西。故坎位乎西。至望夕。則日西月東。坎離易位。其離中一陰。卽是月魄。坎中一陽。卽是日光。東西正對。交注於中。此二用之氣所以納戊己也。故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蟾蜍與兎魄。月日氣雙明也。乾納甲而又納壬。坤納乙而又納癸者何也。謂乾之中畫。卽太陰之精。望夕夜半。月當乾。納其氣於壬方地中。對月之日。坤之中畫。卽太陽之精。晦朔之間。日在坤。納其氣於癸方地中。合日之月也。徐敬可云。望夕之陽。既盈於甲矣。其夜半日行至壬。而月與爲衡。日中原有陰魄。所謂離中一陰者。平時含蘊而不出。至是則盛陽將革。又感正對之陰。乃充溢流滋。而爲生陰之本。故其象爲⊙。卽望夕夜半壬方之日也。晦旦之陽。既盡於乙矣。其夜半

日行至癸。而月與同躔。月中原有陽精。所謂坎中一陽者。平時胚渾而不分。至是則盛陰將革。又感摩戛之陽。乃剖發迸洩。而爲生陽之本。故其象爲⊙。卽晦朔間癸方之月也。故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此尤易象之要樞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蓋卽明堂九室縱橫十五之數。雖不言九宮。而九宮在其中矣。橫言之。二、四、爲六之與九也。三、五、爲八之與七也。一、八、爲九之與六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縱言之。三、四、爲七之與八也。一、五、爲六之與九也。二、六、爲八之與七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四維斜對言之。二、五、爲七之與八也。四、五、爲九之與六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七、八、數十五。九、六、數亦十五。合之爲三十。當一月之日數。陽氣。謂日光也。月本無光。感日之明以爲光。明。陽也。魄。陰也。三日生明。十五而望。十六生魄。三十而晦。故曰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索者。盡也。謂月所感日之光。至是盡滅。全體皆魄也。此雖言月體之消長。而未嘗不合於九宮之數。然其卦則以子午爲綱。卯酉爲緯。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者。是也。與明堂九室之卦位不同。觀漢上納甲圖。用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位。則可知矣。彭本有九宮八卦圖。舉二者合而爲一。殊覺齟齬。

上觀天河文。下察地形流。注家皆以天河文爲雲漢。地形流爲海潮。今本云上觀河圖文。蓋後人妄改。以應九爲河圖之說。河圖非天象。安得云上觀。其爲俗子點竄可知。且淳于叔通五相類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兮。元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俞琰注云。元溝者。天河也。自尾箕之間。至

柳星之分。介斷天盤。不知幾萬里。修丹者法天象地。反身而求。則身中自有一壺天也。河鼓星位在天河邊斗牛之間。星紀。天盤之丑位也。丹法。火臨於丑。則驅回尾穴連雲燄。趕入天衢直上奔。其氣自尾閭升於泥丸也。正當斬關出路之時。一身之人民。豈不竦然驚駭乎。觀此文及注。則天河正有精義。不得作河圖。以是知七、八、九、六。伯陽特以爲晦、朔、弦、望之候。雖有別序斯四象句。而實於河圖之四象絕無交涉也。

右論月體納甲

若純陽沁園春丹詞。按宋史陳摶傳。關西逸人呂洞賓。世以爲神仙。數來摶齋中。希夷丹道豈卽純陽所授邪。詞云。不因師指。此事爭知。蓋雖有希夷之風骨。不遇神仙。終難成就。金丹歲晚無消息。能不重歎乎。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

石澗俞氏曰。七火數也。煉丹之法。其先以紅投黑。而生藥。既有藥。然後進火。煉黑入紅而成丹。故曰七返還丹。卽非自寅至申之七時也。張紫陽悟眞篇云。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姹女作親情。是此義也。

離騷遠遊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卽煉己待時之謂也。要在收視返聽。寂然不動。凝神於太虛。無一毫雜想。少焉。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眞息自定。神明自來。不過片晌間耳。邵康節先天吟云。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功夫。丹法亦然。採藥於先天則無爲。進火於後天則有爲。不可以一律齊也。

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帷。

俞氏曰。白紫清珠玉集丹髓歌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然吾何以知身中之一陽生也。蓋彈指聲中。巽門豁開。而心覺恍忽之時是也。吾於此時。鼓之以橐籥。煅之以猛火。則眞鉛出坎。而河車不敢暫停。直運入崑崙峰頂。乃可以爲還丹。邵康節恍忽吟云。恍忽陰陽初變化。絪緼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言語。非洞曉陰陽造化。疇克知此。

中宵卽半夜子時也。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是也。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謂三十日半夜子時之前。介乎晦朔之間也。若蹙之於一日。則每夜子時之前。卽晦朔之間。初不拘於三十日之半夜也。悟眞篇云。日月三旬一遍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其說明矣。鉛卽藥也。鼎、謂下丹田也。子時將至。而陽氣潛萌於其下。所以溫溫也。簾帷者。眼也。垂眼下視。有垂簾之象。故曰簾帷。惟丹田有藥。而陽氣上升。透於兩眉之間。是以有光也。

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

俞氏曰。造化爭馳。謂坤之末。復之初也。參同契云。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吞幷。作丹之時。要在心息相依。然後神凝氣聚。交媾而爲藥。陳朝元玉芝書云。元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故必陰陽交媾。丹田有藥。乃可以進火也。

牛、斗、危、乃身中火候之方位。謂進火工夫。至寅而般運。如天之生物。胚胎於子。至寅而出也。參同契云。

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翠虛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與此同旨。

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烏飛。

俞氏曰。翠虛篇云。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橋橫。古仙本以小腸有九盤十二曲。是爲曲江。而翠虛又以西南路上發明其說。可謂深切著明矣。蓋西南屬坤。坤爲腹。藥生於丹田之時。陽氣上達。麗於目而有光。故自目至臍。一路皆虛白晃耀。如月華之明也。

有箇烏飛者。身中之天地交。坎離合。二氣絪縕。結成一滴露珠。而飛落丹田中也。陳希夷指元篇云。有箇烏飛入桂宮。翠虛篇云。紅蓮含蕊露珠凝。碧飛落華池滴滴。

當時自飲刀圭。謂但以服食爲事。又誰信無中養就兒。即所謂三家相見結嬰兒也。

俞氏曰。金丹大道。至簡至易。於無中生有。養就嬰兒。如涕唾精津氣血液之類。止可接助以爲階梯。非丹質也。學者局於管見。往往以先入之說爲主。更不肯參究丹書。雖有道者。欲與開發。孰爲之信。翠虛篇云。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蓋夫婦即陰陽之異名。非眞有所謂夫婦也。或者偏執竹破竹補之說。遂謂以人補人。而專意於三峰邪術。又安信金丹乃淸淨無爲之道。而專於無中生有哉。

辨水源淸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爭知。

俞氏曰。人身有一物。分而爲二。其浮者爲木。沈者爲金。一東一西。故謂之間隔。若得斗柄之機幹運便

之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則木性愛金金情戀木而刑德並會不間隔矣按人身之水有清有濁東坡天廚觀孔泉賦謂若汗血涕淚涎沫之類皆水之外溢者一出而不復返唯華池之眞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膩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故水源之清濁不可以不辨木金間隔即東家西隣之謂

悟眞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眞人莫強猜蓋丹經所陳或假物以明理或設象以寓意名義不同學者卒然讀之莫不有望洋之歎且以五行言之或曰金木或曰水土或曰水火或曰金火或曰金水或曰木火或曰水土使人心目俱眩誠不易知也

道要元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

俞氏曰丹道之要有二曰交媾曰進火雖有先後次序要皆一片功夫天機謂半夜子陽初動之時也天機將至人能動吾之機以應之則天人合發內外相符結而爲丹矣雖曰一日十二時凡相交處亦皆可爲而古仙必用半夜子陽初動之時者其時太陽正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蓋與天地相應所謂盜天地奪造化惟此時爲然乃若丑時則太陽已偏人身之氣已過尾閭矣寅時則太陽已出地人身之氣已過腎堂矣皆不可用也玉芝書云凡煉丹隨子時而起火其火方全餘外別時起火其火不全斯言盡之矣

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尸解則能輕舉然只成地仙故歸名山洞府也

俞氏曰三千行滿謂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內務要積功累行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道劉虛谷還丹篇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是也丹法片晌結胎百日而功靈周年而胎圓九年而行滿

皆有程度。決無今日遇師。明日便能成仙之理。當知一年而小成。九年而大變。始而易氣。次而易血。次而易脈。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積九年而閱九變。煉盡純陰。變成純陽。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也。

渭按。丹家之煉己。一曰交媾。亦曰生藥採藥。又曰作丹。此其事在亥子之交。參同契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從。是也。進火一曰起火。此其事在子丑之會。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是也。陳致虛云。人先須養性。乃可修命臨爐。一差百錯。總由煉己無功。言生藥不可不早也。俞琰云。丹法。火臨於丑。則驅回尾穴連雲焰。趕入天衢直上奔。言進火不可不力也。其於天地之撰。陰陽之義。水火之情。日月之運。亦可謂探其微而抉其奧矣。惜乎其以聖人之大道而小試之也。惜乎其以聖人之公心而私用之也。聖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何其大也。丹家之功效止於一身。小之至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張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聖人於死生之際。如是而已。何其公也。丹家日孳孳唯以長生久視爲念。私亦甚矣。故謂丹道出於易則可。謂聖人之作易意在明丹道。則不可也。

右論煉己進火

先天太極

清容袁氏 桷 謝仲直易三圖序曰。上饒謝先生遯於建安。番陽吳生蟾往受易。而後出其圖焉。建安之學

爲彭翁。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受。或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彊理。俾後無以僞。至荆州袁溉道潔。始受於薛翁。而易復傳。袁乃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受袁時。嘗言河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縯通於元。最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渭按。清容博雅君子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首著之。季通所得三圖。一爲先天太極圖。無疑矣。其二蓋九宮圖與五行生成圖。而希夷未嘗名之曰洛書。故或言洛書朱子不得見也。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末。以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事。國亡。變姓名遯入建陽。其後人稱繼之。被徵不就。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送至大都。遂不食而死。事具宋史本傳。仲直卽君直也。清容以謝拒元命。爲時所忌。故隱其名。復更其字。

天地自然之圖

趙氏撝謙六書本義曰。天地自然之圖。虙戲氏龍馬負圖。出於滎河。八卦所由以畫也。易曰。河出圖。聖人則之。書曰。河圖在東序。是也。此圖世傳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祕而不傳。雖朱子亦莫之見。今得之陳伯敷氏。嘗熟玩之。有太極函陰陽。陰陽函八卦之妙。撝謙。字古則。餘姚人。宋宗室。別號老古先生。名山藏作趙謙。云洪武初聘修正韻。

楊氏時喬周易全書曰。趙氏圖書世競傳之。爲眞圖書靈寶許公誥。郴陽何公孟春。尤篤信之。獨季彭山本云。朱子與蔡氏無書不講明。豈有祕不與言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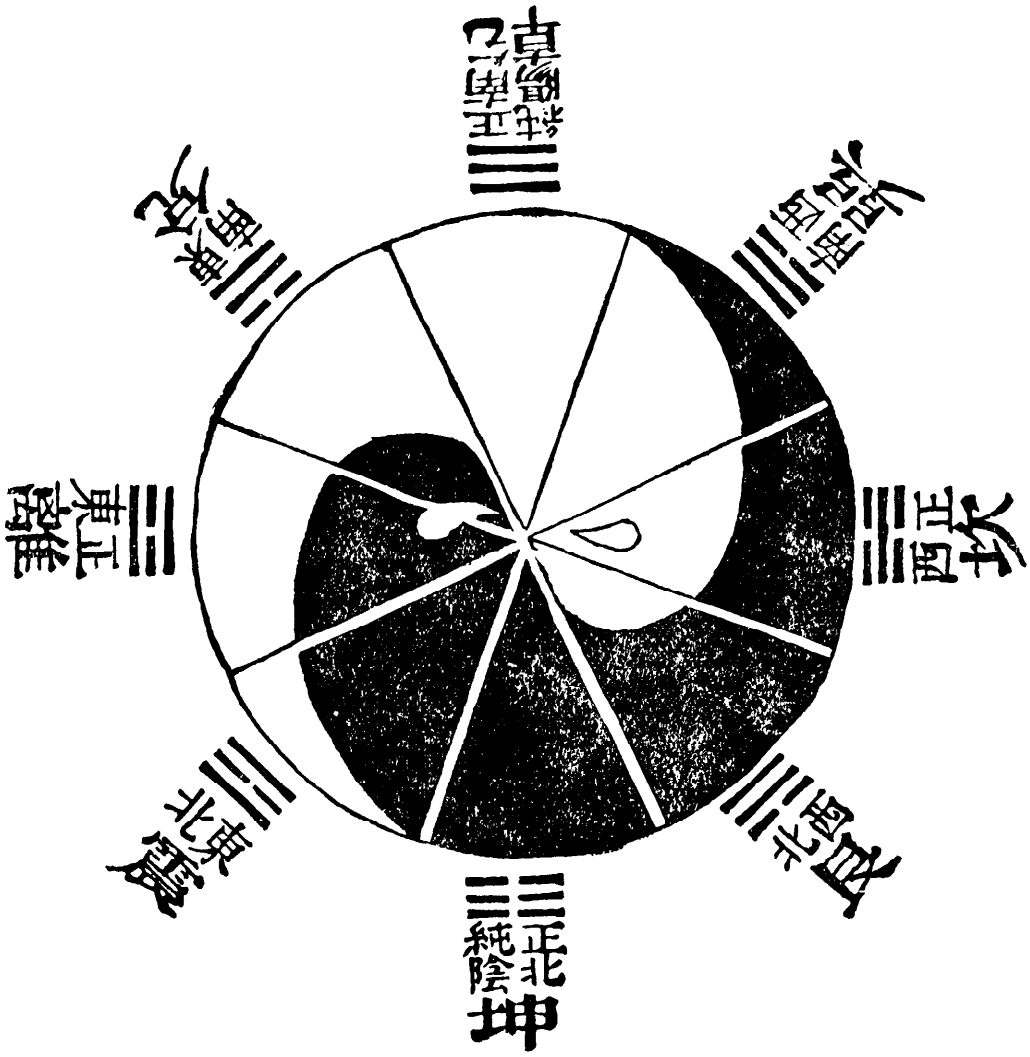
渭按。蔡氏所得之三圖。清容不言其形象。未知何如。據古則所傳。以爲蔡氏之所得。蓋三圖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圖。亦曰太極圖。取參同契之月體納甲、二用三五、與九宮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朱子發云。陳摶以先天圖授种放。三傳而至邵雍。則康節之學實出於希夷。其所演以爲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圖。可知也。後人謂之天地自然之圖。又謂之太極眞圖。其環中爲太極。兩邊白黑回互。白爲陽。黑爲陰。陰盛於北。而陽起薄之。故邵子曰。震始交陰而陽生。自震而離而兌。以至於乾。而陽斯盛焉。震東北。白一分。黑二分。是爲一奇二偶。兌東南。白二分。黑一分。是爲二奇一偶。乾正南。全白。是爲三奇。純陽。離正東。取西之白中黑點。爲二奇含一偶。故云對過陰在中也。陽盛於南。而陰來迎之。故邵子曰。巽始消陽而陰生。自巽而坎而艮。以至於坤。而陰斯盛焉。巽西南。黑一分。白二分。是爲一偶二奇。艮西北。黑二分。白一分。是爲二偶一奇。坤正北。全黑。是爲三偶。純陰。坎正西。取東之黑中白點。爲二偶含一奇。故云對過陽在中也。坎離爲日月。升降於乾坤之間。而無定位。納甲寄中宮之戊己。

故東西交易。與六卦異也。八方三畫之奇偶。與白黑之質。次第相應。天工乎。人巧乎。其自然而然之妙。非竊窺造化陰陽之祕者。亦不能爲也。但不可指以爲伏羲之河圖耳。

或問。朱子謂希夷之學。源出參同契。何以知其然乎。曰。卽其陰陽盛衰之數。以推晦朔弦望之氣而知。其理有若合符節者矣。陽氣生於東北。而盛於正南。震離兌乾在焉。卽望前三候。陽息陰消之月象也。陰氣生於西南。而盛於正北。巽坎艮坤在焉。卽望後三候。陽消陰息之月象也。陰極於北。而陽起薄之。陰避陽。故回入中宮。而黑中復有一點之白。陽極於南。而陰來迎之。陽避陰。故回入中宮。而白中復有一點之黑。蓋望夕月東日西。坎離易位。其黑中白點。卽是陽光。白中黑點。卽是陰魄。東西正對。交注於中。此二用之氣所以納戊己也。舉參同千言萬語之元妙。而括之以一圖。微而著。約而賅。丹家安得不私之爲祕寶。而肯輕出示人耶。

自种放之後。儒者受此圖。皆有所變通恢廓。而非復希夷之舊。唯蜀之隱者。得其本眞。私相授受。以爲丹家之要訣。篋叟、醬翁之徒、是也。故雖朱子之博洽。亦不得見。而必屬季通入峽求之。蓋卽酷愛參同契之意。以爲坐談龍肉。不如喫豬肉而飽也。其終不以爲河圖而列諸經首者。蓋以圖出希夷。源自伯陽。不若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爲得其正耳。非季通祕之而不與言也。

古太極圖



趙氏仲全道學正宗曰。古太極圖。陽生於東。而盛於南。陰生於西。而盛於北。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皆自然而然者也。

按濂溪宋氏濂曰。新安羅端良頤。羅頤。字端良。作陰陽相合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爲八卦。謂之河圖。用井文界分九宮。謂之洛書。言出於青城山隱者。然不寫爲象。今觀趙氏此圖。正所謂陰陽相合。就中八分之。以爲八卦者。青城隱者之所授。當亦如此。然不著陰陽分數。視古則爲疎略。其不曰河圖。而謂之古太極圖。何也。蓋其時既從啓蒙。以五十五數爲河圖。而濂溪又自有所爲太極圖者。故不名河圖曰太極圖。而加古以別之。

先天圖雖丹家修煉之訣。然亦必得其人而傳之。非其人則不傳也。故宋初唯种放、穆修、受希夷之學。而他無聞焉。其後穆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而天下始知有象數之學。卽上所列二圖是也。亦曰太極圖。或謂之河圖。有蔣公順。字得之者。魏鶴山之門人也。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爲太一下行九宮圖。鶴山云。此亦是一說。希夷之所授乎。蓋於此矣。而說者謂此外別有河圖洛書。种放得之。以傳李溉。及許堅。不亦謾乎。溉惟有卦氣圖。見汶上周易卦圖云。其說源於易緯是類謀。而堅無所著。不知其說云何。今觀范諤昌、劉牧之言。則皆祖述僞龍圖者也。與希夷之學相去逕庭矣。蓋自种放既沒。王禧以後。龍圖託名希夷。當世翕然宗之。邵子之書。惟得眞傳。而變通恢廓。多所自得。良工不示人以璞。謂莫測其所從來。其流傳蜀漢間者。又不過二三隱淪。法爲養生之訣。儒者無過而問焉。非若劉牧之徒。造作文字。更相標榜。以簧鼓天下也。故朱子雖力

辨劉牧之非。而終不能脫龍圖之窠臼。逮乎晚年。始覺其妄。遂令季通入峽。購得三圖耳。蔡氏祕不肯出。及元末明初。復見於世。雖無當於聖人之易。而源出參同。猶勝龍圖之怪誕。彼疑清容二趙之言爲不足信者。得吾說而思之。夫亦可渙然釋矣。

易圖明辨卷第四

龍圖

希夷陳先生龍圖序曰。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尙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邪。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夫子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纍然如繫之於縷也。且若龍圖便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幷十五之位。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配。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器之本。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本注。參一。三。五。天數。合九。乾元用九也。兩二。四。地數。合六。坤元用六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本注。成八卦者。三位也。上則一三五爲三位。二四無中正。不能成卦。爲孤陰。下則六八十爲三位。七九無中正。不能成卦。爲寡陽。三皆不處。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概焉。

仲尼默示三陳九卦

履德之基序卦次十。明用十示人以辨上下。

謙德之柄次十五。明用十五示人以衰多益寡。

復德之本次二十四卦。示氣變之始。

恆德之固下經次二卦。示形化之始。

損德之修益德之裕此二卦示人以盛衰之端。

困德之辨井德之地此二卦示人以遷通之義。

巽德之制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也。因事制宜。隨時變易之義備矣。

按李邯鄲淑書目。有易龍圖一卷。陳摶撰。朱子以爲假書。其序則錄於宋文鑒。劉靜修云。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牧之前。牧受龍圖於范諤昌。諤昌傳自李溉。許堅。則其書固先牧而出。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爲戴師愈所欺也。希夷未聞有書。宋史隱逸傳。陳摶好讀易。著指元篇。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而無所謂龍圖者。今觀其序之荒謬。則有不可勝言者。未合之數。以爲探三陳九卦之旨而得之。夫三陳九卦。於河出圖之義。有何干涉。比擬不倫。殊爲可笑。又云。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其象。故天必先散而示之。夫以聖人之智。天卽合而示之。聖人豈不能見其所分。且使天合而聖人果不能見其所分。當其散也。聖人又豈能合而用之邪。狂瞽之談。不足深辨。而宋景濂謂序非圖南不能作。甚矣儒者之易愚。非獨一呂伯恭也。餘姚黃先生云。河出未合之圖。聖人合而用之。是伏羲畫卦又畫圖也。一言破的。此書之僞妄。灼然可覩矣。

三陳九卦之義。其有合於龍圖者不可曉。雖然。彼旣妄言之。吾不妨妄解之。蓋天地未合之數。已合

之位。一陳也。龍馬負圖。二陳也。所謂散而示之者也。伏羲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三陳也。所謂合而用之者也。詳見後。仲尼不明言。而於大傳三陳九卦。以微示其意。故曰默而形之。作僞者之肺腸。容或如此。舊注泥九卦立解。則穿鑿無理甚矣。

東都事略。儒學傳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

按馬令南唐書。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幘巾芒屩。短襴至骭。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澗浴。出而嘆之。癖嗜魚。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而啗之。後或居茅山。或居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錢若水善。若水後因轉輓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齧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臨波闊步。若平地然。衆始神之。不知其所往云。此亦是神仙面目。絕無儒者氣象。其自託於希夷之徒。有以也。

宋史儒林傳。朱震有漢上易解。云种放以河圖洛書授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晁氏讀書志。易證墜簡一卷。天禧中毘陵從事范諤昌撰。自謂其學出於溢浦李處約、廬陵許堅。陳氏書錄解題。又有易源流圖一卷。

按東都事略。言陳摶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象學者。河圖、洛書也。而朱震云。放以圖書授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晁公武云。諤昌自謂其學出於李處約、許堅。其說互異。溉與處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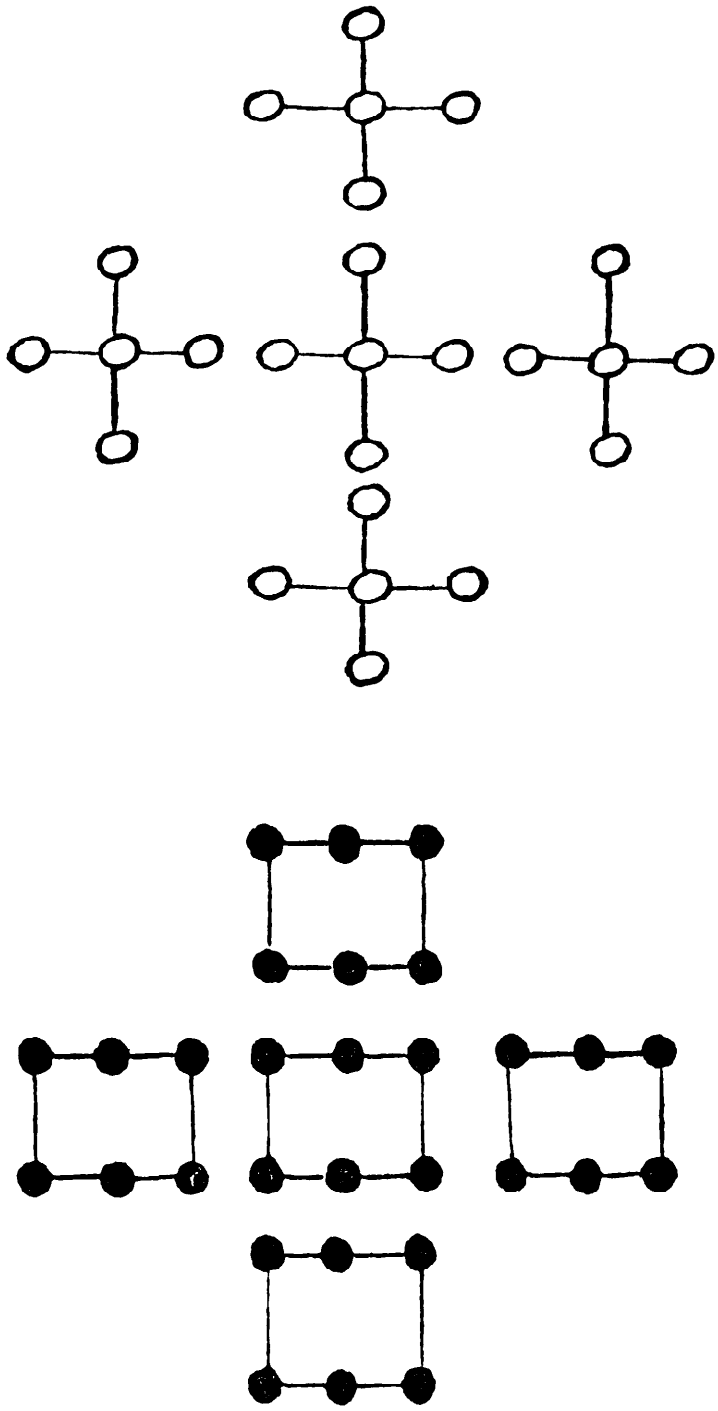
不知是一是二。諤昌又不言處約傳自誰氏。中間授受不甚分明。識者疑之。昔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鄒獨傳喜。又蜀人趙賓爲易。持論巧慧。非古法。云受孟喜。喜爲名之。賓死。喜因不肯仞。見漢書儒林傳蓋由學授受之際。往往多依託隱諱。不可考究。李許之學。自附於种放。其亦田生獨傳。孟喜不仞之類乎。

空山雷氏思齊易卦通變曰。由漢而唐。易經行世。凡經傳疏釋之外。未有及於圖書之文刊列經首者。迨故宋之初。陳摶圖南始創意推明象數。自謂因玩索孔子三陳九卦之義。得其遠旨。新有書述。特稱龍圖離合變通圖。第一爲龍馬圖。餘二十是全用大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雜以納甲。貫穿易理。內一圖謂形九宮。附一圖謂形洛書者。則盡去其五生數。祇起地六至地十。自釋十爲用十爲成形。故洪範陳五行之用數語而已。及終其書。再出兩圖。其一形九宮者。元無改異。標爲河圖。其一不過盡置列大傳五十有五之數於四方及中。而自標異。謂爲洛書。並無傳例言說。

圖南之後。种放、許堅、李溉、未及見其它有著述。若劉長民所親授之師。如范諤昌所著大易源流。其稱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故老子自西周傳授孔子造易之原。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未。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因考其既以圖之前五數置於北南東西之正及中。復以後五數配子午卯酉及中何也。夫子午卯酉。非四方之正邪。地十配中。云寄於未。夫中抑有未邪。諦詳所置之數。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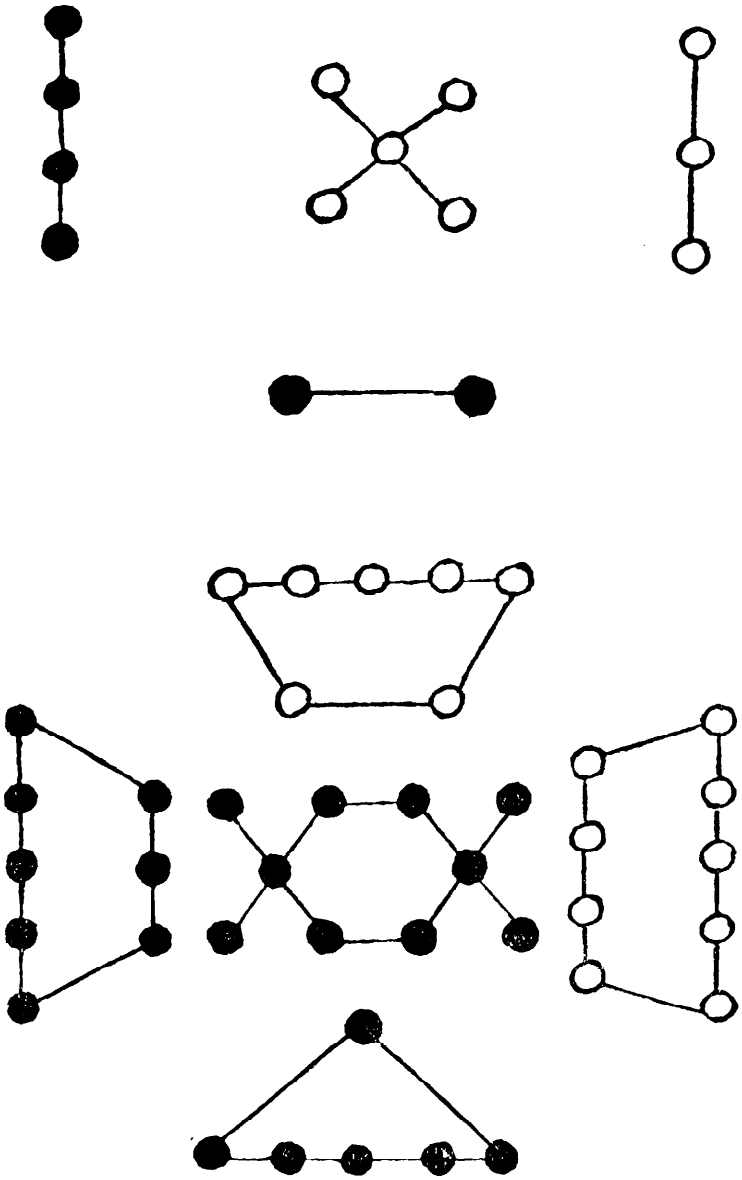
今圖所傳有四方而無四維者。是謂昌元不識圖南所以標異。特因大元準易。取於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然。鑿空無故。造端老子。增立怪論。以實圖南易置二七四九之位耳。

按雷氏所言。則似親見龍圖之書者。然不著其形象。唯清江張氏易象圖說載之頗詳。謹列如左。



右龍圖天地未合之數

張氏曰。上位。天數也。天數中於五。分爲五位。五五二十有五。積一、三、五、七、九。亦得二十五焉。五位縱橫見三。縱橫見五。三五縱橫見九。縱橫見十五。序言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者。此也。下位。地數也。地數中於六。亦分爲五位。五六凡三十。積二、四、六、八、十。亦得三十焉。序言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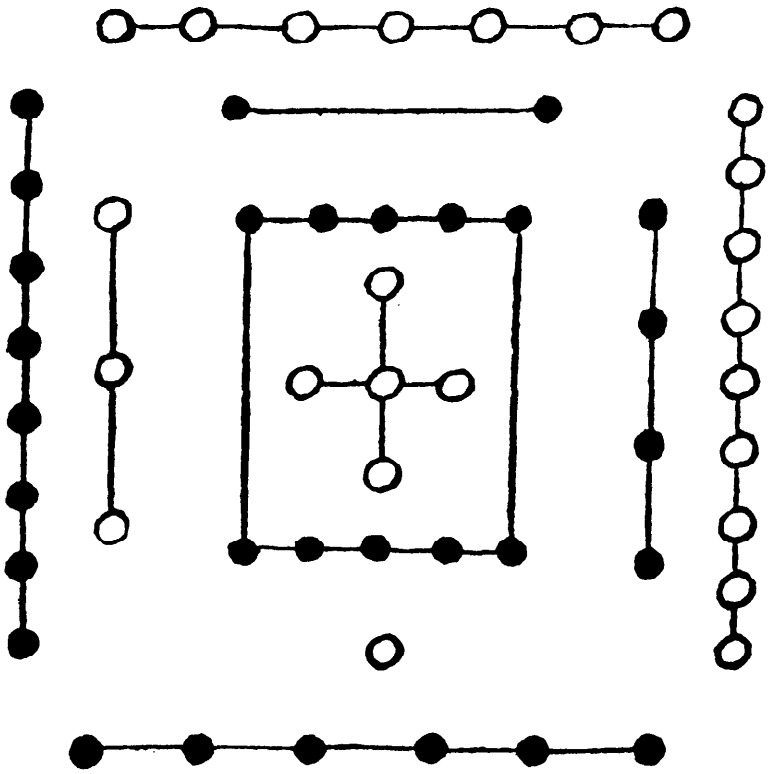


右龍圖天地已合之位

張氏曰上位象也合一三五爲參天偶二四爲兩地積之凡十五五行之生數也卽前象上五位上五去四得一下五去三得二右五去二得三左五去一得四惟中乂不動序言天一居上爲道之宗者此也案律歷志云合二始以定剛柔一者陽之始二者陰之始今則此圖其上天○者一之象也其下地‥者‒‒之象也其中天⊛者四象五行也左上一○太陽爲火之象右上一○少陰爲金之象左下一○少陽爲木之象右下一○太陰爲水之象去者沖氣居中以運四方暢始施生亦陰亦陽右旁⁝三才之象卦之所以畫三左旁⋮四時之象蓍之所以揲四是故上象一、二、三、四者蓍數卦爻之體也下位形也九八七六金木水火之成數卽見地十土之成數也卽前象下五位以中六分開置一在上六而成七置二在左六而成八置三在右六而成九惟下六不配而自爲六序言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者此也案七者蓍之圓七七而四十有九八者卦之方八八而六十有四九者陽之用陽爻百九十二六者陰之用陰爻亦百九十二十者大衍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得五十焉是故下形六、七、八、九者蓍數卦爻之用也上體而下用上象而下形象動形靜體立用行而造化不可勝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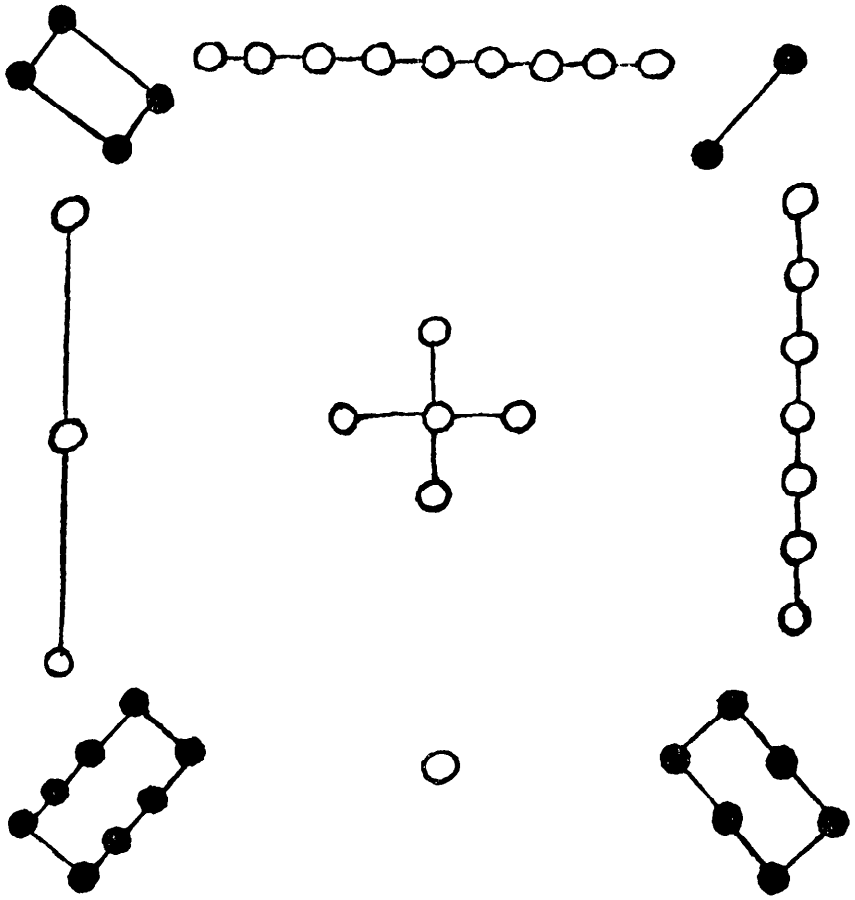
案一、二、三、四天之象象變於上六、七、八、九地之形形成於下上下相重而爲五行則左右前後生成之位是也上下相交而爲八卦則四正四隅九宮之位是也今以前後圖參考當如太乙遁甲陰陽二局圖一二三四猶遁甲天盤在上隨時運轉六七八九猶遁甲地盤在下布定不易法明天動地靜之義而前此

諸儒未有能發其旨。是故一在南起。法天象。動而右轉。初交一居東南。二居西北。三居西南。四居東北。四陽班布居上右。四陰班布居下左。分陰分陽。而天地設位。再交一居東北。二居西南。三居東南。四居西北。則牝牡相銜。而六子卦生。合是二變。而成先天八卦。自然之象也。然後重爲生成之位。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陰陽各相配合。卽邵子朱子所述之圖也。三交一居西北。二居東南。三居東北。四居西南。則剛柔相錯。而爲坎離震兌。四交一居西南。二居東北。三居西北。四居東南。則右陽左陰。而乾坤成列。合是二變。而成後天八卦。裁成之位也。再轉則一復於南矣。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其義也。



右龍圖天地生成之數

張氏曰。此卽前圖一二三四。天之象也。動而右旋。六七八九。地之形也。靜而正位。是故一轉居北。而與六合。二轉居南。而與七合。三轉居東。而與八合。四轉居西。而與九合。五十居中。而爲天地運行之樞紐。大傳言錯綜其數者。蓋指此而言。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三四往來。是也。縱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一二上下。是也。分作二層看之。則天動地靜上下之義昭然矣。



右洛書縱橫十五之象

張氏曰。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漢儒以此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而希夷所傳。則以此爲龍圖三變。天地未合之數。一變也。已合之位。二變也。龍馬負圖。三變也。以生成圖爲洛書本文。蓋疑傳寫之誤。而啓圖九書十之辨。今以二象兩易其名。則龍圖龜書。不煩擬議。而自明矣。

按以上四圖。並見易象圖說內篇。淸江張理仲純所著也。其第一爲天地未合之數。上位以五五爲天數二十有五。下位以五六爲地數三十。蓋漢律歷志云。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故依託爲此圖也。第二爲天地已合之位。上位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五居其中。卽劉牧所謂上下未交之象也。及其已交。則天一下生地六。地二上生天七。天三左生地八。地四右生天九。故下位六七八九十。皆以生數乘中五而得之。卽劉牧之洛書五行成數也。其縱橫十五之象。本龍圖三變。劉牧所謂龍馬負圖是也。雷氏以爲河圖。張氏易其名曰洛書。天地生成之數。卽范諤昌所謂羲皇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者也。雷氏以爲洛書。張氏易其名曰河圖。今攷之本書。縱橫十五之象。九數各居一位。故序曰。天散而示之天地生成之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耦居一方。故序曰。伏羲合而用之。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本象元自如此。張氏宗啓蒙。恐啓圖九書十之辨。故疑爲傳寫之誤。而兩易其名。然劉牧師范諤昌。諤昌師李溉、許堅。三傳弟子。一脈相承。使圖書果如張氏所

列。而牧輒兩易之。是入室而操戈也。其何以取信於當世。而學者翕然宗之乎。西山謂圖九書十。出於劉牧之意見。非也。而張氏宗之。亦過矣。

易圖以白爲陽。黑爲陰。自參同水火匡廓始。其後先天太極圖亦然。而龍圖則獨用奇白偶黑之點。序曰。天之垂象。的如貫珠。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纍然如繫之於縷也。因於點間爲墨絲以聯絡之。使若貫珠然。思之可發一笑。前此未有此狀。圖出希夷之後。是亦一證也。雷氏不知龍圖源出溫廬。非華山道士所作。故以爲希夷必不如此。而歸其罪於諤昌。此亦莫須有之獄。至以重定五行生成之數爲老子自西周傳孔子。不知出何典記。鑿空造端。增立怪論。誠有如雷氏所譏者。諤昌直一妄人耳。語曰。不知其形視其景。景曲則形必曲。觀諤昌之言。則李許之爲人。從可知矣。

右論龍圖

易數鉤隱圖

三衢劉氏牧鉤隱圖序曰。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卦。於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夫注疏之家。至於分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錯綜之數。則語惟簡略。與繫辭不偶。所以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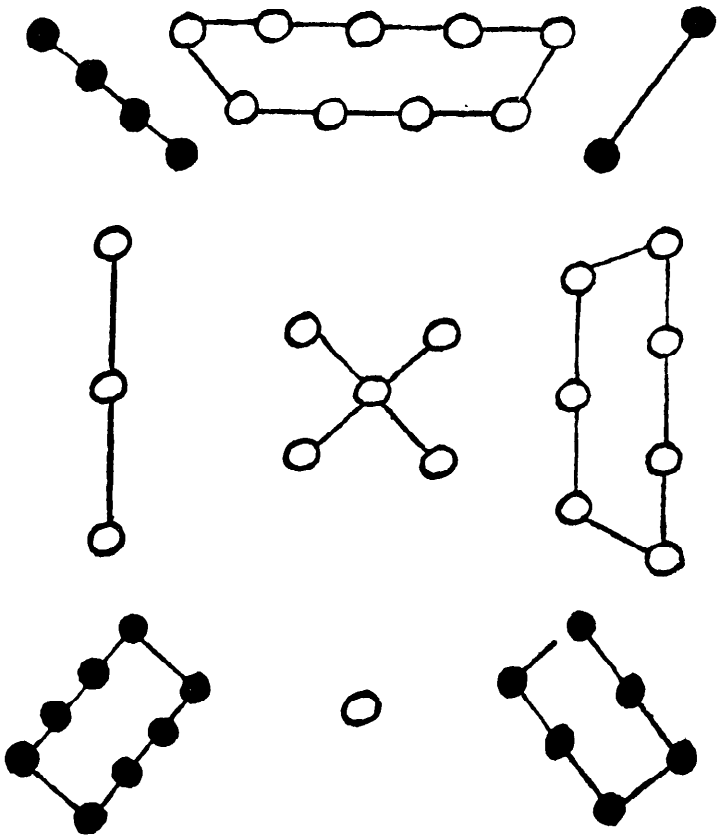
難曉其義也。今採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於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逐圖下。各釋其義。庶覽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邈。雖往哲難窺於至賾。牧也蕞生。祖述誠媿其狂簡。然象有定位。變有定數。不能妄爲之穿鑿耳。博雅君子。試爲詳焉。

晁氏讀書志曰。易解十五卷。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歷初。吳祕獻其書於朝。優詔獎之。田況爲序。又有鉤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渭按。歐公與劉牧同時。位尊望重。不信圖書。乃祖述鉤隱者之所憂。故其序託名歐公以欺世。千載而下。黨同作僞者之肺肝。猶如見之也。

三百年來。學者唯知有本義卷首所列之圖書。而不復問其原委。故余詳考龍圖及鉤隱。以著謬種所自出。使學者參觀而猛省焉。非爲其有當於聖人之易而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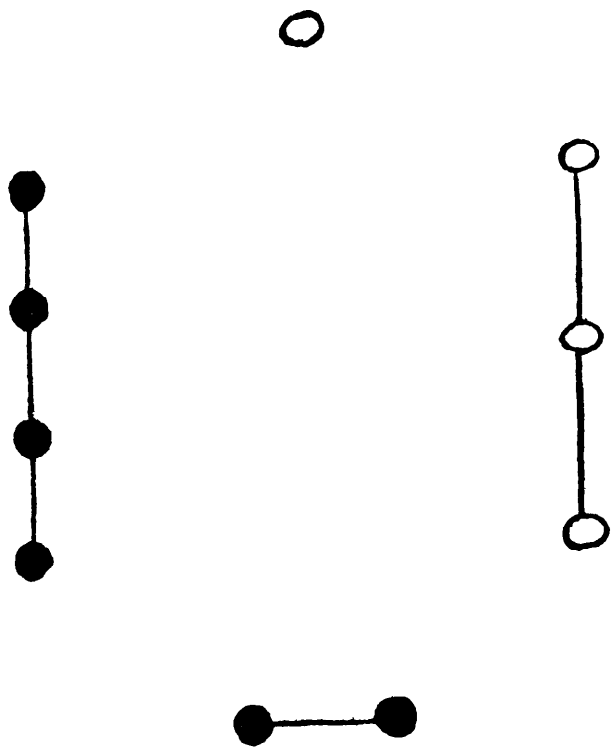
太皞氏授龍馬負圖此即龍圖縱橫十五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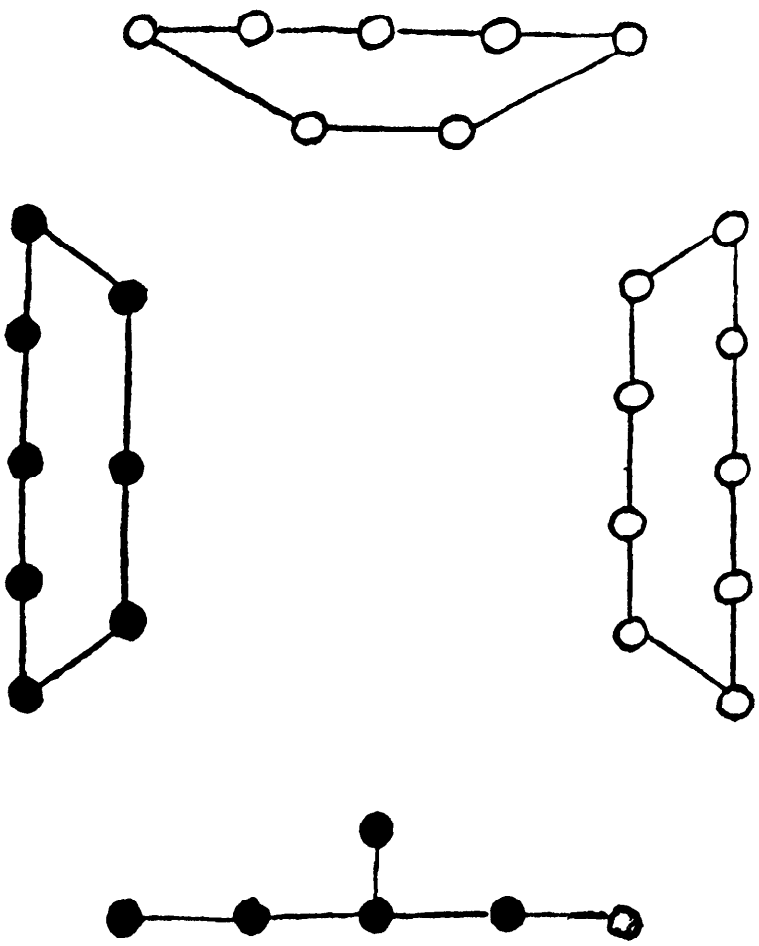
劉氏曰。昔虙犧氏之有天下。感龍馬之瑞。負天地之數出於河。是爲龍圖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與四爲肩。六與八爲足。五爲腹心。縱橫數之皆十五。蓋易繫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也。太皞乃則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之數。以陽氣肇於建子。爲發生之源。陰氣萌於建午。爲肅殺之基。二氣交通。然後變化。所以生萬物焉。殺萬物焉。且天一生坎。地二生離。天三處震。地四居兌。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數也。且孤陰不生。獨陽不發。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極五行之成數。遂定八卦之象。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聖人設卦觀象之奧旨也。

今龍圖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蘊。且其圖縱橫皆合天地自然之數。則非後人能假僞而設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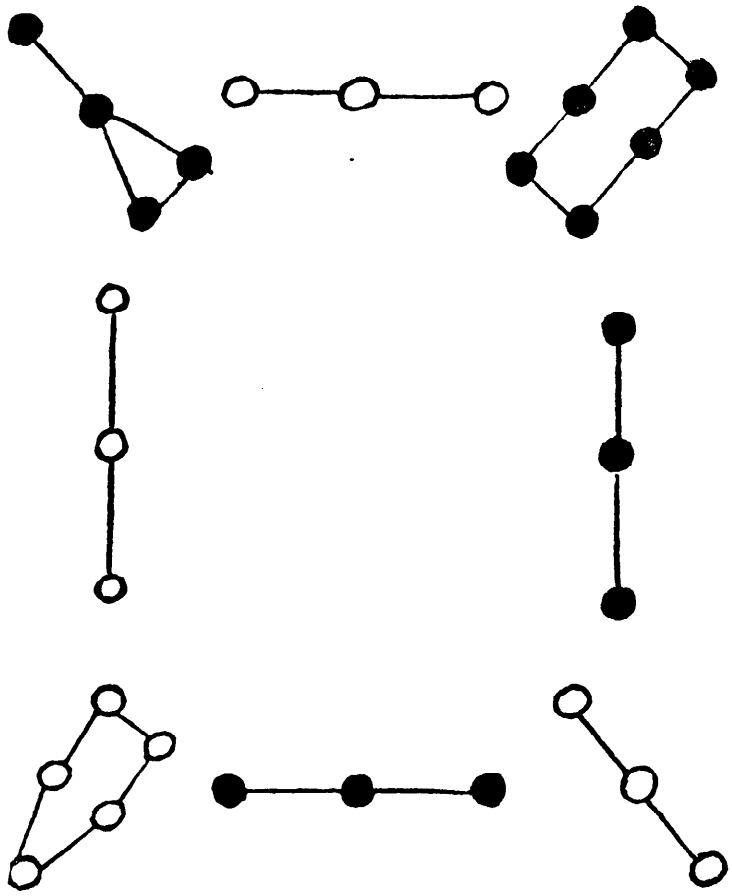
河圖兩儀此卽龍圖天地已合之上位。而虛其中也。



河圖四象此即龍圖天地已合之下位・而虛其中也・



河圖八卦 關子明則謂畫卦之說，與此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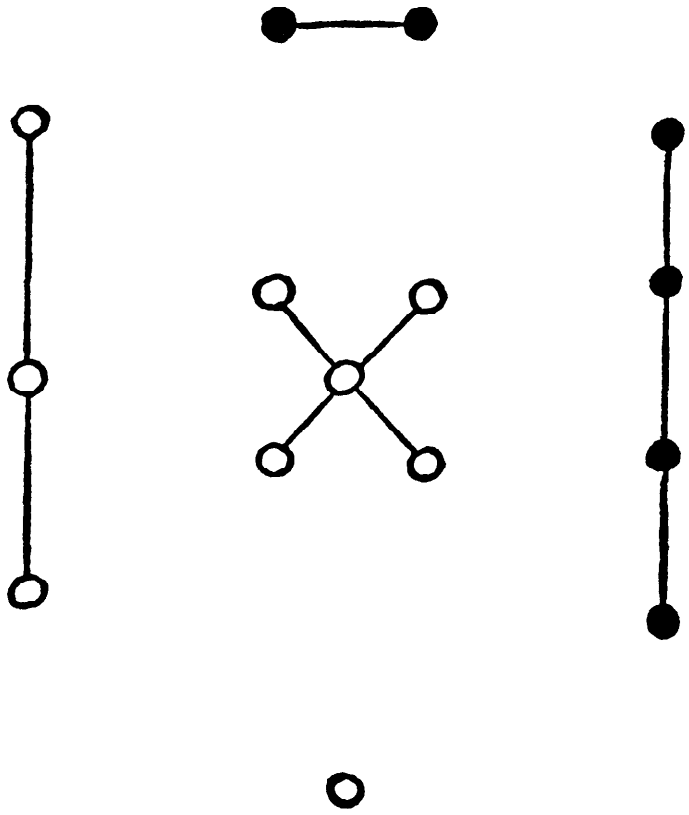


劉氏曰。原夫八卦之宗。起於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數也。水數六。除三畫爲坎。餘三畫布於亥上。成乾。金數九。除三畫爲兌。餘六畫布於申上。成坤。火數七。除三畫爲離。餘四畫布於巳上。成巽。木數八。除三畫爲震。餘五畫布於寅上。成艮。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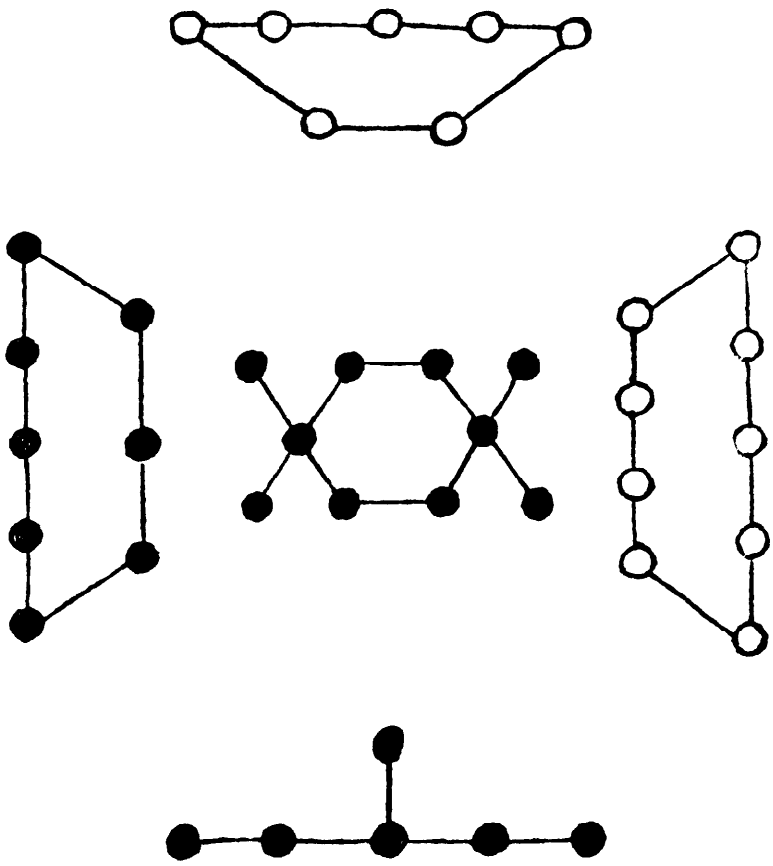
雷氏易圖通變曰。究覈謂昌之取用。不過循納甲之緒餘。及五子歸庚之殊嚮。又謂天上八卦坎離對中之外。移置乾兌坤於東。艮震巽於西。不謂五行之說多起於易後。而反引五行以爲定卦之原。此又其敢於創異之大端也。是宜長民不獨增以五十五圖。又因謂昌坎離震兌四正之外。而以四成數同於四方。謂坎六退本卦三數。以餘三數三畫爲乾。離七退本卦三數。以餘四數四畫爲巽。震八退本卦三數。以餘五數五畫爲艮。兌九退本卦三數。以餘六數六畫爲坤。皆以數爲畫。標爲河圖。是不揣本而齊末。夫八卦各三畫。以剛柔生爻。未聞本卦止用三畫。而以其餘畫之多反分爲別卦也。所陳之數。抑配偶然。且以坎離震兌爲四象。則尤非也。象本在未成卦之先。故曰四象生八卦也。

按希夷天地自然之圖。宗參同契。用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位。而鉤隱仍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卽此一端。亦足以證龍圖之本不出於希夷矣。

洛書五行生數



洛書五行成數以上二圖合之・卽是蠡阜重定五行生成之數・



劉氏曰。或問。洛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與龍圖五行之數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謂陳其生數也。雖則陳其生數。乃是已交之數。下籍分土王四季。則備其成數矣。且夫洛書九疇。惟出於五行之數。故先陳其已交之生數。然後以土數足之。乃可見其成數也。

書之九疇。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皆是禹參酌天時人事類之耳。非龜所負之文也。今詳洪範五行傳。凡言災異。必推五行爲之宗。又若鯀無聖德。汨陳五行。是以彝倫攸斁。則知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數。其文負於神龜。餘八法皆大禹引而伸之。猶龍圖止負四象八純之卦。餘重卦六十四。皆伏羲仰觀俯察。象其物宜。伸之以爻象也。或曰。既云龍圖兼五行。則五行已具於龍圖矣。不應更用龜書也。答曰。雖兼五行。有中位而無土數。唯四十有五。是有其象而未著其形也。唯四象八卦之義耳。龜書乃具生成之數五十有五矣。易者包象與數。故聖人資圖書而作之也。

雷氏易圖通變曰。書之九疇。各疇自有成數。如一五行。二五事。猶或得以其數從而強推引之。至於五皇極。則已不可指實之爲何物何事。而甚則九五福而附以六極。則將計九乎。計五福而兼計六極乎。皇極謂大中。而六極者。其極又可謂中乎。皇極本非物非事。故可指之爲中。今徒實以五點。而五點者乃遂得爲中乎。疇自一至九。界界然各存本有之數。不知何自而可以合於五十有五之數。強謂合者。蓋其人之妄也。若其後而至於以書謂圖。以圖謂書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此余特謂圖則有數可通。而書則有疇類可數。而不可布之以爲圖也。

按劉牧謂洛書與河圖並出於伏羲之世。兼則之以畫卦。而五行之數未顯。故禹復法之以陳九疇。然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以至九十爲福極。禹何以知之。故又爲之說曰。惟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數。餘八者皆禹自類之意。謂五事以下。禹從五行推演而得之也。然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劉向嘗以此傅會於五行。猶可通也。其餘則統無交涉矣。六十四卦。不離乎八卦。河圖具八卦之象。則六十四卦包在其中。若九疇五事以下。未見五行中具有此義也。禹乃鑿空而增之。以綴於五行之後。則幾同駢拇枝指矣。是亦不可以已乎。且經云。天錫禹九疇。不言錫禹五行。九疇皆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謂八者禹自類之。妄也。

易乾鑿度曰。陽起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

隋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按志有鄭氏注易緯七卷。而無乾鑿度。唐藝文志有宋均注易緯九卷。亦無乾鑿度。孔穎達義疏。章懷後漢書注。所引乾鑿度。蓋卽祕府散亡之餘。僅存於易緯九卷中者也。是爲可信。宋時復有乾鑿度二卷。晁氏云。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注。案唐四庫書目。有鄭元注詩書緯。及宋均注易緯。而無此

書。其中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愚謂此贋書無疑。圖緯興於哀平之際。乾鑿度縱出其先。亦當在漢世。而題曰蒼頡修。將誰欺乎。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章懷所引鄭注。盡之矣。無七八、九六、進退、消息、象易、象變之說也。是必蒼頡二卷中語。蓋其時洞極經出。十圖九書。早已萌芽。故劉牧之徒。僞造乾鑿度二卷。以參同契七八九六之文竄入於其中。以見此河圖之象出自西漢。遠有端緒。使人不敢動搖。陳氏所云。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焉者也。而昧者更題云蒼頡修。若此書爲黃帝繼伏羲而作。適以自獻其僞。可不謂大愚乎。

子華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冑之實也。神氣之守也。故曰。天地之數。莫中於五。莫過於五。

晁氏讀書志曰。子華子十卷。其傳云。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爲魏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錄。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

朱子偶讀漫記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摹擬變換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如論河圖。巧亦甚矣。惟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或云。王鈺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又曰。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

周氏涉筆曰。其書多解字義。吾嘗疑其三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說而主老莊。

陳氏書錄解題曰。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事。而莊生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莊生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信。攷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

王氏困學紀聞曰。子華子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卽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

劉牧之徒。僞撰乾鑿度。以自固其學。而猶未已也。蓋緯書出於西漢。恐不足以壓服天下之心。故又造子華子其人。爲與孔子傾蓋而語者。以戴九履一。據三持七。爲河圖始。可以屈洞極經。而伸吾之說。然格致凡近。辭義淺陋。序云劉向作。而漢藝文志無之。人皆知其出於元豐後三經字說盛行之時。竟何益哉。故曰作僞心勞日拙。

盱江李氏覯刪定易圖論序曰。世有治易根於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爲易圖五十有五觀之。則甚複重。乃刪其圖。而存之者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別有一册。黃黎獻爲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無譏焉。論作於仁宗景祐三年。王湜易學曰。吳祕之通神。黃黎獻之略例隱訣。徐庸之易緼。皆本劉氏。逮鮮于侁。稍辨其非。其後論易者交攻之。而九圖十書。宋之羣儒。恆主其說。

谷水林氏至易稗傳極數篇曰。夫子於繫辭言數者三。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天一終於地十。曰參天兩地而已。雖曰河出圖。洛出書。初未嘗曰某爲圖某爲書也。至劉牧出鉤隱圖。始以四十五爲河圖。而五

十五爲洛書。且以爲出於希夷之所傳授。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十五。總四十有五之說。前此未之見也。孔穎達曰。龜負洛書。先無此事。見之緯候之書。牧不信聖人之言。而主緯候之說。何邪。大抵聖人闡易。有象則有數。有數則有變。象則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者也。數則五十有五。奇耦之生成者也。變則揲蓍倚數生爻者也。要不出於三者而已。如牧之爲圖。巧則巧矣。於易何取焉。且其數曰。縱橫十五而已。所以生卦成卦無聞焉。不知何與於易哉。又曰。緯候之家。不過借河圖洛書之說。以神其事。至牧反覆言之。而世之論易者。多宗其說。易之本原。愈以不明。本朝惟歐陽公。以圖書爲怪妄之甚。爲說以黜之。然一人之言。不能勝久習之溺也。特學易者不深察之耳。今所謂極數者。本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而黜圖書之妄。雖得罪於君子。不辭也。

按。五十有五。卽自一至十之數。林氏因錯簡而誤析爲二耳。繫辭言數者三。天地之數。一也。參伍錯綜。二也。參天兩地。三也。此皆主蓍而言。於圖書無涉。宋人不知此義。而以數爲圖書。易道之榛蕪。至此而極。雖命世大儒如伊川。不能廢五行之說。而郭子和非之。以爲歷數之學。如考亭不能廢圖書之說。而林德久斥之以爲緯候之流。嗚呼。之二子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雷氏易圖通變曰。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亦鮮。至劉牧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爲倡述。各於易有注釋。曰卦德論。曰室中語。曰記師說。曰指歸。曰通微。亦總謂之周易新注。每欲自神其事。及跡而究之。未見其眞能有所神奇也。時則有李覯泰伯者。著六論以駁之。刪其複重。止存三圖。自後愈傳

愈失。甚者反以五十五數爲河圖，而圖南所傳者爲洛書。顚倒迷謬。靡所底止。

按劉牧之學。當時皆謂其源出於希夷。而不知希夷所傳者。乃天地自然之圖。白黑回互之狀。見第三卷。康節之所受而演之者也。於龍圖曷與焉。於鉤隱又曷與焉。蓋自天禧之後。僞書盛行。而天地自然之圖隱矣。說者以劉牧之學爲希夷之傳。是猶呂之代嬴。牛之易馬。世仍以秦晉目之。而不知其血脈之已非也。李泰伯存其三圖。雷齊賢歸咎後人。亦尋常之見耳。鉤隱支離破碎。繳繞窒塞。眞無一可取。譬諸田功。聖人之易。五穀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進不可窮理以盡性。退不可養生以盡年。徒爲稂莠而已矣。

右論易數鉤隱圖

易圖明辨卷第五

啓蒙圖書

西山蔡氏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見易學啓蒙注。季通爲朱子起藁。故不敢列已說爲正文。然朱子河圖洛書之象。數實由季通而定。初劉牧以四十有五爲河圖。五十有五爲洛書。實龍圖之本象。而季通以爲牧之所易置。至此乃復其舊。且引關邵以相證。今按關易明係僞書。不可以爲據。而邵子圓星方土之論。其意別有所在。未嘗以五十有五爲河圖也。謹列其說如左。明者幸垂察焉。

關子明易傳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

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北與鉤隱四象生八卦同。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爲三象。一四七爲大生之數。二五八爲地育之數。三六九爲人資之數。

邯鄲書目。宋皇祐中李淑撰。關子明易傳一卷。唐趙蕤注。魏孝文使幷州刺史王虬與子明著疑筮論數十篇。蕤云。亡篇過半。今無能詮次。但隨文解義。庶學者觸類而長。阮逸詮次刊正洞極元經傳五卷。逸字天隱宋仁宗時人。

關子明以生育資爲傳。以釋其蘊。爲經論十一篇。玉海云。子明易傳。卜百年義第一。次以統言易義大衍乾坤策應虛闔闢理性時變動靜神義。終於雜義第十一。又爲圖以序其象。文中子錄子明事。太和末。穆公與談易。言於孝文帝。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子明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

晁氏讀書志曰。關子明易傳一卷。魏關朗撰。李邯鄲始著之目。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後山叢談曰。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衞公問對。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朱子語類。鄒浩問。李壽翁椿最好關子明易。先生曰。是阮逸僞作。陳無巳集說亦分明。

姚氏曰。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爲圖。九宮者爲書。按唐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關氏。至本朝阮逸始僞作洞極經。見於後山叢談。則關亦不足

爲證矣。（見周易玩辭。）雷氏易圖通變曰。楊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渭按。楊傑。字次公。元豐中與范鎭論樂。洞極經果爲傑所撰。則又出阮逸之後。恐非。）如其敍本篇。稱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而謂四象生八卦。此謬之尤者。乾坤相索。而生六子。今爲男女者反能生父母之卦耶。

文中子中說三卷。隨王通之門人共集其語爲是書。而晁氏擿其三事。以爲可疑。其一則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十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以知其妄也。程子謂王通隱君子。當時有些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讀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亦以爲然。王氏揮麈錄。直以爲阮逸僞作。今按中說宋有阮逸襲鼎臣二本。其文多異。關子明事。蓋逸所傅會。與洞極經論總出一手。彼此扶同。以欺天下後世也。

宋仁宗朝。劉牧著易數鉤隱。以九宮爲河圖。五合爲洛書。其學盛行於世。同時有阮逸者。陰欲排之。乃撰關子明易傳。而兩易其名。季通不察。以爲眞古書也。遂引爲圖十書九之證。季通無論已。獨怪朱子素斥龍圖爲假書。又據後山叢談。深信關易爲阮逸所造。而於此則曲從季通之說何也。蓋自漢魏以來。言河圖者。皆主乾鑿度、參同契。而此獨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其據地尊而取義正也。然河圖久已無傳。不知其形象若何。而強以五十五數當之。大傳既無明文。古注亦無可考。七前六

後。八左九右之位。不見於經。天生地成。奇白偶黑之點。非易所有。至其所以則之者。謂伏羲生四正之餘數。以成四隅之卦畫。支離舛錯。全無義理。藉令此書眞出於古。猶不可據以說經。而況明明爲阮逸之僞作乎。且此數但可以生蓍。而不可以畫卦。九與十。何擇焉。

范諤昌大易源流。言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未。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雷氏云。正今圖所傳有四方而無四維者也。關子明之河圖。實本諸此。然諤昌但謂伏羲據龍圖以重定五行之數。八卦之體。有如此者。未嘗直指此爲河出之圖也。故劉牧鉤隱。仍以九爲圖。而十爲書。僞關易竊其義。遂以七前六後。八左九右。爲河圖之文。人皆知其書之出於阮逸。而不知其數之本乎諤昌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易學啓蒙注云。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歷紀也。按。此說出唐一行歷本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啓蒙注云。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地也。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啓蒙引此段。遺後四句。殊爲疎謬。

朱子語類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偶。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又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無那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

之文。言書州井地之所依倣而作者也。書禹貢。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兖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荆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

鶴山魏氏了翁題司馬子已易圖曰。涑水司馬叔原。覃思易理之學。著已易。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詳。叔原從之。乃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今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乎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予嘗以乾鑿度乃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紹定四年書。

靜修劉氏因河圖洛書辨曰。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星少陽而土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而爲陰。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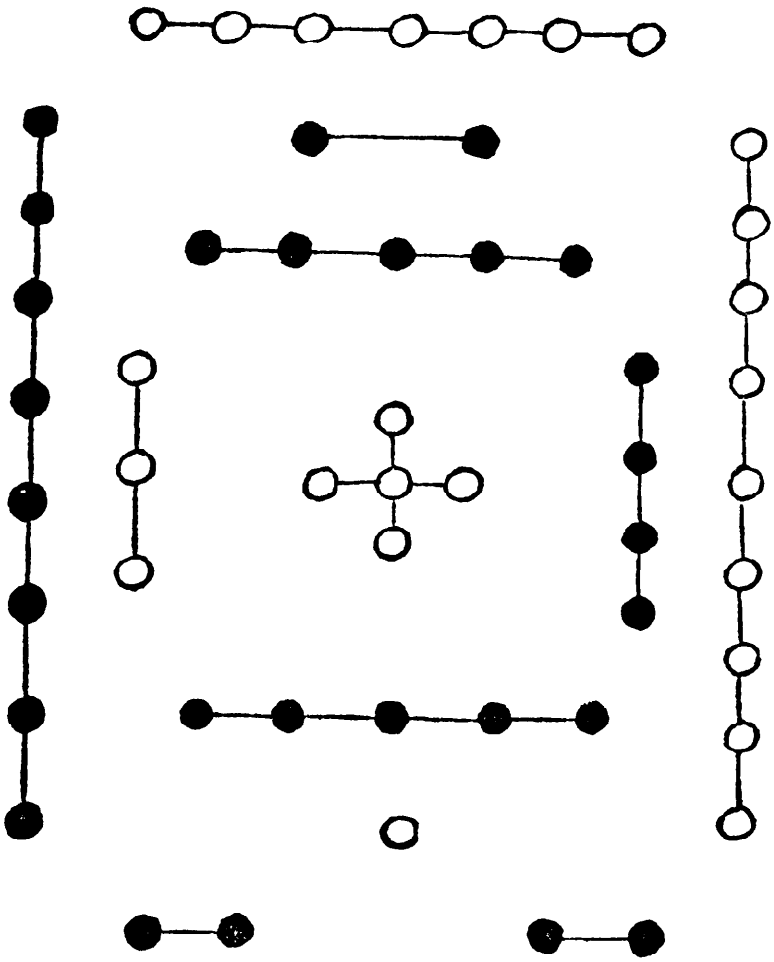
邵子之於圖書。言方圓而不言九十。蔡季通以圓星爲十爲圖。方土爲九爲書。而朱子從之。謂河圖無四隅。比洛書便圓。魏華父則以爲九圓而十方。劉夢吉亦云。九圓於十。蓋皆以九爲圖。說者以爲物有八隅。必作圓形。九宮是也。物止四面。必成方形。五合是也。魏說較長。以理言之。誠有然者。若摹

寫爲奇白偶黑。纍纍貫珠之狀。則九亦可觚稜之以爲方。十亦可彎環之以爲圓。安見九必圓而十必方乎。方圓之或九或十。終無定論。而邵子埒之以星土。固有所自來。其數可考而知也。友人徐敬可嘗謂余曰。觀物外篇。所謂圓星方土。乃論積數自然之理。非論圖書也。連上文讀之。卽明。朱子斷章取義。載之啓蒙。遂不可解。而引一行二始二中二終之說。以釋歷數肇於圓星之義。殊爲牽強。今按此之上文曰。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又曰。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變。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爲六十矣。然後繼以圓星方土之說。玩其辭旨。蓋積數自然之理。凡以七圓物相聚。必以一爲心。而環之以六。⁘此形是起一而積六也。凡以九方物相聚。必以一爲心。而圍之以八。⊞此形是起一而積八也。凡以十二方物相聚。必以四爲心。而圍之以十二也。⊞此形是起四而積十二也。圓者聚七之形。如衆星之麗乎天。以六變而爲三十六。進之極於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得氣朔盈虛之中。而星於是乎一周。是爲治歷之本。故曰。歷紀之數肇於此。二始二終曷與乎。方者聚九之形。象九州。亦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象也。變之則爲聚十六之形。象四邑爲邱。邱容十六井。又加兩圍。共六十四。乃四邱爲甸之象。甸容六十四井。更進而四甸爲縣。縣容六十四邑。更進而四縣爲都。都容六十四邱。皆所謂八八而成六十四也。故曰。畫州井地之法。放於此也。更推而廣之。古有河圖。亦圓體也。羲文因之以造易。則圓星之類也。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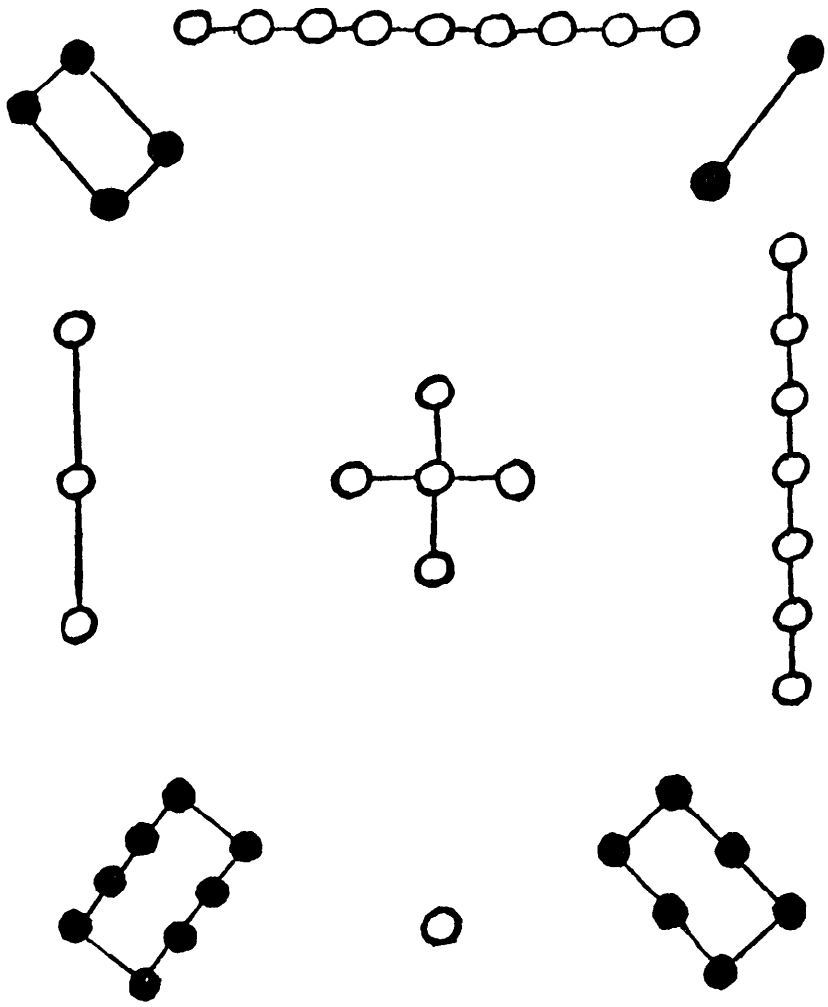
有洛書。亦方體也。禹箕敍之以作範。而方士之類也。此不過因論方圓之積數而牽綴及之。不專爲圖書而發。方九猶可言。彼圓則何以知其爲九與十也哉。其下文則曰。蓍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閏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效之。是以蓍去一則卦去四也。又曰。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然則天圓主蓍。地方主卦。蓍數以七相乘。則爲四十九。以六相乘。則爲三十六。無九位四十有五之數。卦數以八相乘爲六十四。去其四。則爲六十。亦無十位五十有五之數。竊意邵子所指爲河圖者。卽希夷先天太極一圈之形。故謂之圓。與關朗之河圖。全無交涉。其所指爲洛書者。卽九宮之形。中起一而外積八。故謂之方。此則與關朗闇合。而其所以爲方之意。季通亦未之識也。故漫引以爲圖十書九之證。後來憒憒。茲特爲一闡明之。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觀此言。知季通代斷。不中繩墨。文公晚年。亦深悔之。但未及改削耳。而近代諸儒。奉啓蒙爲不刊之書。不亦過乎。

蔡氏河圖



蔡氏洛書



本義圖說。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易學啓蒙曰。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專爲大衍之數五十張本。此蓍策之原。非畫卦之法。易雅云。九、六、七、八、爲揲蓍策數。乃先有卦而後揲蓍。非先得數而後畫卦。夫子未嘗以是明河圖也。李泰伯云。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而曰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算法。非實數也。譬如兄弟行。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今鉤隱河圖有白黑四十五點。是九人而化爲四十五人也。啓蒙河圖有白黑

五十五點。是十人而化爲五十五人也。以積數爲實數。以算法爲卦原。而寫之以成象。九圖十書。十圖九書。總無是處。然九宮猶存八卦之位。而五合缺其四隅。則與八卦一毫不相似矣。易有八卦。而無五行。以洪範五行附會於翼傳。自漢儒始。五行志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又曰。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大數卽成數。此以天地之數配五行也。坎水。離火。巽木。見於夫子之大象。而坤艮不言土。乾爲金。惟見於說卦。據左傳莊二十二年。周史曰。坤土也。周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是坤艮亦可言土矣。而震木兌金無聞焉。五行志曰。震在東方。爲木。兌在西方。爲金。震木兌金。始見於此。漢上易傳云。京房以乾兌爲金。然則震巽同爲木。蓋亦始於房。此以八卦方位配五行也。皆非夫子之意。劉牧云。洛書之數。五十有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謂禹則之以陳範。故專主五行也。今旣以五十有五爲河圖。而羲則之以畫卦。卽與五行全無交涉。奚爲拾漢儒之餘瀋。而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會於其間乎。劉歆言羲則圖。禹則書。而繼之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眞所謂畫蛇添足者。而啓蒙欲有以通之。吾未見其有可通之理也。

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又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

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

玉齋胡氏方平啓蒙通釋曰。四方爲乾坤離坎。四隅爲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坤、艮。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爲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

黃氏象數論曰。就二數通之於易。則十者。有天一至地十之數可據。九者。並無明文。此朱子爭十爲河圖之意長於長民也。雖然。自一至十之數。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無也。一三五七九之合於天。二四六八十之合於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易之所無也。天地之數。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無也。試盡去後人之添入。依經爲說。則此數仍於易無與。而況名之爲河圖乎。

天一至地十之數。儒者必欲言聖人則之以畫卦。崔憬曰。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

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劉長民。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爲坎。三爲乾也。九居兌而生坤。謂三爲兌。六爲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爲離。四爲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爲震。五爲艮也。朱子曰。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同此一數。而三家所指不同如此。配卦之論。始於崔憬。憬但言其數。不言其位。乾坤震巽。數有可據。其附會者。坎離艮兌耳。長民兼位數而言。六爲水。而坎屬之。七爲火。而離屬之。八爲木。而震屬之。九爲金。而兌屬之。以四卦之五行。遷就其位數。未爲不可。至於乾坤艮巽。則不可通矣。朱子祖先天之說。以乾南坤北者。宓羲之卦位也。離南坎北者。文王之卦位也。河圖出於宓羲。其時尙無離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則更無一合者矣。天下之物。一人以爲然。千萬人以爲然。其爲物也。不遠矣。一人可指之爲此。又一人可指之爲彼。其爲物也。無定名矣。故以天地之數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

毛氏原舛編曰。夫圖書非他。神聖之事也。豈有神聖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哉。授者無憑。受之者無據。而或四或五。或方或圓。或羲或禹。或卦或範。彼此可以爭。先後可以易。一室兩家。茫無定準。其爲不是道。亦可見矣。

按。季通據先天八卦之方位。而附會以太極兩儀四象之名。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

之容。以爲兌震巽艮。（卽關易所云。正者全其位。偶者盡其畫。然彼用後天卦位。此用先天卦位。）噫。伏羲上聖。其則河圖以畫卦。乃煩割裂補綴。費如許經營邪。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劉歆所云相爲經緯表裏者。不過以五行生成言之耳。李通發明其義。以爲易之太極兩儀四象。皆通於洛書。而洪範之五行九疇子目。則又通於河圖。任意牽合。無所不可。然十圖九書。本無定理。故結之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終歸於鶻突無據而已矣。

朱子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近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

大戴禮明堂篇注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以爲鄭氏語。餘姚黃先生云。鄭元注小戴禮。未嘗注大戴禮。在藝文志可考。今之所傳。亦後人假託爲之也。甚疎略。不出於鄭氏明矣。況鄭氏明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豈又以九宮爲洛書。自背其說哉。今按。後漢書鄭元傳。康成無大戴禮注。而周書盧辯傳云。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訓詁。乃注之。儒林傳云。魏永熙三年。敕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然則九室法龜文。乃景宣語。非康成語也。今之所傳。蓋出景宣。亦非假託。以洛書爲龜文。有數至於九。實始於晚出孔安國書傳。而景宣襲之。揚雄、張衡、但言龜書。無九數之說。

西山兩易圖書。援孔、劉、關、邵、以證已之說。其實唯孔安國以洛書爲九數。而關朗之圖書與所反悉同。劉不言其數。邵亦但以九爲書。而未嘗以十爲圖也。本義雖列此二圖。終不能厭服天下之心。故呂伯恭與朱子友善。而信劉牧龍圖之學。魏華父私淑朱子。亦以戴九履一者爲河圖。他如朱元昇、葛同叟、李簡、胡一中。皆生於朱子之後。而不從啓蒙。宋末元初。朱學盛行。始有從啓蒙者。而郝經、劉因、雷思齊、猶以爲非。迨明之中葉。士子舍程傳而專宗本義。天下於是惟知有卷首之圖書。而不復問其所從來矣。

震川歸氏有光易圖論曰。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尅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淪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筮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非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

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其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辭。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向歆、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

自本義之圖書盛行。學者卷舌而不敢議。震川先生獨能昌言以正之。引繩批根。不遺餘力。眞三百

年來有數文字。

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義易、商易、周易。天易者。河圖洛書也。義易者。先天古易也。商易者。歸藏首坤也。周易者。文王所演也。連山無傳。故不著夏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而爲之序。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其言河圖洛書。以劉牧得希夷之傳。而西山兩易殊可疑。余深以爲然。僭作題辭。要不出此意。既而思之。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未有能言其狀者。至五季而始出。何可遽信。學者不能痛絕圖書之謬種。而徒辨劉蔡之是非。無爲也。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莫釐峯下。方且效一得之慮。相與更定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吾欲言之。無以爲質矣。因復窮究其義。知圖書之形象。自古無傳。當姑從漢孔劉之言。而闕其疑。至於宋人之所傳。一槩難信。越七歲。爲今丁丑。始成此五卷。近念舊好。歔欷者久之。嗟乎。郢人逝矣。誰與盡言。此嵇生所以致慨也。

右論啓蒙圖書